

中华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中心



山西省图书馆 摄制

1989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

原件书号

7575-82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有污迹

原件个别地方字迹模糊

[咸豐]汾陽縣志十四卷 首一卷

(清)周貽纓撰 曹文錦修纂

清咸豐元年刻本

八冊

本部书共摄制 2 卷

(1)首一卷卷一至卷十
(2)卷十一至卷十四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接前片卷

本片卷含：卷十一至卷十四



汾陽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一

明成祖勅

勅慶成王濟炫永和王濟烺

永樂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皇帝勅姪慶成王濟炫永和
王濟烺朕念爾父骨肉同氣至親前令爾兄弟往汾州
權住勅至卽收拾不數日前去汾州權住

明宣宗諭書

諭慶成王美靖

宣德八年閏八月初五日皇帝書諭弟慶成王美靖得

奏欲存留本府隨侍軍校該發回原籍餘丁供給使用
已勅兵部準王存留王其知之故諭

書復承和王

宣德八年九月初五日皇帝書復叔承和王所言欲將
本府軍校該發回原籍餘丁存留供給使用已勅兵部
俱從所言人回專此以復惟叔亮之

明英宗 勅

旌汾州義民王志可勅

正統二年九月十五日皇帝勅諭山西汾州民王志可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今之守令或不能奉承有厲民者
而所在姦民豪奪鄉里以肥其家恬不知愧爾於饑歲
乃能出穀豆一千石用助賑濟有司上聞朕用嘉之今
遣官齎勅旌爾爲義民勞以羊酒仍免本身雜汎差役
三年尙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
故勅

明世宗 勅書

勅諭慶成王奇湏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奇湏朕惟
爲人子者要竭其力以孝於親乃人倫第一善行爾奇
湏乃慶成溫穆王之子素聞先人之教乃得此不易之

名近該禮部覆奏先因都御史江潮奏爾孝行云爾自幼事父不離左右飲膳必親供定省不違者二十餘年及父薨逝哀毀踰禮幾不能生披跣送喪兩足皆腫欲廬墓側衆勸始回別居一室足跡不至寢門母妃陳氏患瘡自吮膿以驗甘苦凡母疾朝夕侍側藥必親嘗夜則禱神願以身代母疾果愈後居母喪亦如爾父遂行有司勘審明白皆如初奏朕一聞之衷懷稱歎夫如上所述之事人以爲難爾獨能之實由爾天性純懿氣質清奇故能專務孝德以率諸仁義深惟罔極而時刻無忘此乃古今所罕聞常人所難蹈故朕深加喜悅特賜

書旌獎命行人司行人岳倫兼持白金彩幣羊酒之物往諭以彰爾孝行之卓異冀以風勵乎諸親爾可益持乃志堅其孝誠推之以事上移之以弟長以至修身齊家率遵先人之教勉副朕所著誥辭庶於孝德愈有光焉則天地鬼神莫不鑒護膺祿位於無窮輔皇基於億載福衍康寧慶延後世與國同休顧不嘉歎於戲凡吾宗親可不以是爲法乎朕述此數言用伸崇禮孝子之意且以見朕嘉獎之誠爾惟欽哉故諭

書與慶成王奇渢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皇帝書與慶成王奇渢茲者

南郊禮成大頒恩詔朕念王政先於老老仁民始於親親惟王宗室懿親壽邁七十恩澤覃布所宜加隆茲特以羊酒幣帛令本府進表官員順齋存問以見朕優禮之意專書以達惟王亮之

勅諭慶成王奇渚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奇渚近該鎮國將軍奇次等各奏稱王行年八十五世相見同居乞要照例旌異惟王平日積善餘慶致此親睦良可嘉尙况前此以王孝行卓異已經降勅旌獎茲再遣官齋勅褒諭以風勵諸藩王宜益敦善行以永終譽顧不

美歎欽哉故諭

勅諭永和安簡王長子新墀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皇帝勅諭永和安簡王長子新墀近該巡撫都御史應檀等奏稱爾嗜學好禮敦彛睦族居喪哀毀賢孝可嘉茲特降勅差官獎勵表揚爾宜益懋前修以永終譽

勅諭慶成王表藥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勅諭慶成王表藥近該山西巡按官奏稱王仁孝謙和謹言慎行樂善循理睦族親賢年登八旬修持愈篤四世相見餘澤有孚

良可嘉尙茲特遣官齎勅褒諭以風勵諸藩王宜益敦懿行迺承壽祉欽哉故諭

勅諭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漆夫人王氏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初三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漆夫人王氏近該巡撫山西官奏稱爾事姑以孝卹孤以慈守節彌堅善行昭著乞要照例獎勵事下該部議覆相應茲特降勅差官往諭以彰爾賢爾尙服思寵榮益延壽祉欽哉故諭

明穆宗 勅

勅諭慶成王府鎮國中尉表榘

隆慶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中尉表榘近該山西巡按官題稱爾樂善好學端謹自持年逾七表始終一致宗黨咸稱其孝州志嘗紀其賢乞要旌獎該部議覆相應茲特賜勅獎勵以爲宗藩之勸爾尙益篤善行永保令名故諭

諭巡鹽監察御史張更化勅

近該浙江巡撫官題稱浙西杭嘉湖與直隸蘇松等府均爲國家財賦之地水利所係甚重乃今遭罹水患民瘼攸關要將浙直二水利事務併令巡鹽御史一體兼理該部議覆相應今特命爾不妨原務兼管蘇松常鎮

四府及杭嘉湖各府地方水利在浙江則行水利道在直隸則行兵備道爾須查照先令該部題準事理往來督率各該司道及各府州縣掌印官責令水利官帶同塘長人等躬親相度考究原委要見某處係上游水匯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闢某岸以緩其衝應濬某湖以會其流某處陡閘應修某處塘堰應築各用人工隨宜區處其劉家河黃浦七浦白節其緊要河港湖匯併浙直交界處所有未經開通及已開仍欠深闊與夫塘堰涇瀆陡門閘壩等項應修應濬應復舊應新置者通勘估計議處如一圩之中塘岸溝池等

項不煩多費者卽令得業之家量田多寡出入修濬果係工力浩大動支洵河等銀應用如再不敷會同撫按官從長計處撫按亦要悉心遠計務求共濟不得推諉其該道并府州縣掌印水利等官敢有怠玩誤事若勢豪之家侵塞水利姑令首正免罪敢有隱瞞及違拒阻撓者卽行拿問干礙職官指名叅奏其水利官營求別差墾廢職業或需索常例利已病民應拏應叅竝聽舉行如例每年終將修濬過緣由造明奏繳復命之日仍將所屬大小官曾否有益水利照例舉劾以昭勸懲爾爲憲臣受茲重委須夙夜殫心務俾水利興舉旱澇有

備以爲益國便民之計如或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明神宗 勅

勅諭慶成王慎鍾

萬曆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皇帝勅諭慶成王慎鍾朕以元祥大慶恩渥渙頒肆推宗室之賢特舉旌揚之典近該山西巡按官題稱王敦倫盡孝樂善親賢明道義而祖訓克遵端表率而郡宗咸服朕甚嘉焉茲特賜勅獎勵以彰有德庸勸諸藩王宜益敦素履永保令名茂揚睦族之休風無負展親之至願欽哉故諭

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緝勅

今特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廣東南雄韶州等府及湖東郴州地方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其餘民情事務不須干預爾常在汀贛二府駐劄不時往來於汎地巡視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剿捕所屬官兵鄉兵務要嚴加選練軍衛有司官員有不職者文官五品武官三品以上照例叅奏其餘俱許徑自拏問發落如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者聽以軍法從

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衆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須計議而行爾受茲重任須殫忠竭力以副委託如或處置乖方及致他虞罪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故勅

諭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緝勅

今特命爾不妨部事帶管總督南京各倉并象馬各草場收支一應糧草嚴督監管郎中員外主事御史於收放之際務要關防慎密出納分明不許忽畧疎失致生奸弊如遇倉場墻廩損壞隨卽量撥軍夫修理其監管收支官員並倉官人等但有侵欺作弊及巧立名色濫

罰米物等項除文官五品以上并軍職具奏拏問其餘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就便提問如有官豪勢要之人干預攪擾爾卽指實奏聞處治仍監督南京各衛屯田比較子粒其清出撥軍田地若有仍前侵占及屯軍恃強奪占民田者卽與究治剖斷下屯官軍亦不許別項差占有妨農務在外各省司道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徵解依期者照例舉獎怠玩廢事者叅究提問爾受茲重委宜持廉秉公除奸革弊圖稱厥職毋或乖違怠弛自取過愆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諭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張更化勅

今特命爾分守上荆南道駐劄澧州撫治流民聽理詞訟兼整飭岳州九永等處兵備督理軍衛有司選練兵馬修葺堡隘彈壓苗人務要不時巡歷所轄地方仍選差員役遠爲哨探遇有大小苗人擾犯卽督兵相機撫剿敢有不用命者卽以軍法處治仍聽巡撫官節制爾受茲委用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俾苗人歛戢地方平寧斯稱任使毋得怠玩曠職自取罪愆爾其勉之慎之故論

國朝

世祖章皇帝祭文

諭祭太僕寺正卿汾州府知府黃廷栢文

烈士酬知寧捐軀而靖節忠臣報國無舍義以全生爾山西汾州府知府黃廷栢貞毅銘心直方著行值小蠢之變血戰不屈遂隕命鋒鏑以全厥志可謂見危授命視死如歸者矣所司上聞深用憫悼特賜祭一壇造墳安葬以表英魂爾靈不昧尙歆承之

聖祖仁皇帝勅

勅諭陝西臨洮道按察司副使臣田呈瑞

茲命爾整飭臨洮道管理平慶臨鞏等處驛傳事務駐劄蘭州管轄臨洮府蘭州河州狄道渭源金縣及臨河

蘭三衛境外歸德所地方其衛所經管錢穀各官仍照舊聽爾統轄首在撫綏黎民勤宣德意約束衙門官吏胥役使之恪遵法紀無致作弊生事擾害官民監司本源既正方可表率屬員用循職業宜加意修濬城池積聚糧餉捕緝盜賊稽查逃人仍誠諭有司簡訟清刑潔己愛民生聚教訓共圖保障凡係流移人戶須設法招徠各復本業不許奸人借端詐害如大兵征討經由地方糧草舟車皆當通融預備以得臨時支給事竣報核毋容有司朦朧橫派重困小民爾仍稽核州縣衛所民屯錢糧專理廢藩一切租課其平慶臨鞏驛傳屬爾專理須稽察驛站錢糧核明報銷察驗勘合火牌及時應付其枉道騷擾違例需索等弊如法究治至所轄臨鞏二府鹽法宜督催各屬鹽引按季完銷所屬官員有貪殘溺職者轉報該督撫叅處爾仍聽督撫節制年終將行過事蹟開送該撫咨部察考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心竭力使小民樂業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因循怠忽貽悞地方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汾陽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二

狄武襄公神道碑銘 宋翰林學士王珪奉詔撰

汾晉之氣蒙於崆峒有如其人武襄之雄始來京師感慨從軍以節自發孰莫不聞元昊蓄姦歸節塞下西邊用兵露甲在野公出大里至於杏林奇謀縱橫以警戎心上顧將帥威名無如來汝陪予秉國之樞盜起南荒乘邊弛防陷邕圍廣妖雩以猖公於上前憤然請討賊失崑崙膏血原草還服在廷越茲累年夙夜廼事匪圖弗宣將相出藩年甫五十公不復還天子爲泣生莫與

榮歿莫與哀旂常之載其績有來有勤其初有大其後
著德於詩以質不朽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宋歐陽修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
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
已見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興兵以來五六年所得邊
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
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
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黠檢致誤
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
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
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
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
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
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與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
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土事機將國家難得
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
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要藉之
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書狄武襄事

宋蘇軾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渴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飭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詠諮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此言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見之眉山蘇軾記

潤濟侯廟記

宋知汾陽軍事周焯

宣和元年夏五月今提舉秘閣開封李公始領河東水事會天久旱川流涸竭而修楠巨梓積於汾之境内者不啻數萬計是時朝廷有大營造詔令絡繹公夙夜敦促懼不時進而焯領郡纔踰月承命靡安殫思竭慮殆非人力可及乃詢父老求神之有功於民者將禱之咸言距州三十里有祠曰賀魯將軍在後魏嘗屯兵山下水遠士渴馬跑地出泉今疏其流溉田數千頃歲時亢旱有請必驗焯乃涓日詣祠默與神約且曰惟神廟食茲土有赫厥靈能於此時回枯借潤激三尺之波寬萬夫之力吏得逭責敢忘神休史奉祝讀未訖有雲蔽空來庭廡變夕翌日大雨縣延浹旬一川澎湃滴瀝然若

汝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
擁千軍萬馬如昔時於是圓若楹者方若栢者曹雜而相依若燎者喬傑而特出若棟與梁者結桴聯筏首尾相銜屬邑晏然不勞而辦郡以狀言公異其事抗章請封以爲神寵有旨進五等爵是爲潤濟潤濟之命寔自公啟初祠無額崇寧間郡將許侯上神之功朝廷始以永澤榜其廟時有紀其事曰徽名之建煒煒煌煌當有來者繼今以請後十年乃有是封是豈無待而然邪郡人素嚮神平時祭饗惟恐後聞公爲請樂之遠近出金帛以佐完繕者日相踵由是神宇加新威靈益熾汾再歲大稔神有力焉煒嘗謂神依人而行而人亦賴神以

濟二者常相須亦各從其類也是以聰明鯁亮之神必忠孝端莊之是聽故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以靖共飭身以正直將使事乘輅攬轡不憚寒暑而藹然忠孝端莊譽孚於上下是宜神之聽之其效如此故一歲之間華資沓進乃知天子式穀而神介之福公有以取之也煒以守臣備詳靈貺且慶公能發揚隱德以聞於朝迺爲序其本末刊寘廟左

重修儒學記

金汾陽軍節度使李山

汾於河東號名郡文風不替蓋有卜段之遺焉州學宏

麗年遠寔成荒地殿宇傾漏齋廡疎剝殆不蔽風雨西
廊四楹舊缺未備樓觀欹斜危不可登生徒講誦未見
安所學之前後雖有輪租隙地而歲入無幾莫償補治
之資以故居者相仍坐視彫敝同知節度權州事康侯
玉潤甫下車顧瞻恐懼思爲作新之而費用缺如會州
有捕盜徵賞錢五十餘萬寄貯公帑侯曰用是以新吾
學可乎同職者從而勸之議遂決卽委學正王大純率
禮案主吏郭瑀併取地租見在傭工市材以甲申六月
乙丑始事至七月癸丑畢工欬者正破者完無者增敝
者飭毀堂廡宇煥然一新自文宣版位至於鄒兗神座
各施羅幌黃紅有差壁繪七十二賢就加彩色駕悅之
前闢爲六齋分序兩廡卽至牆垣甃墁之飾版閣門窻
之具無不整嚴不費於官不勞於民汾之庶士未見斤
斧之施畚鍤之運而功已成嘗謂材之難於天下久矣
君子施政固自不同才小而蹙雖不出位猶患未周才
大而敏至於餘事無所不辦僕目觀勝事賞侯之才有
餘且知風俗之原也喜而爲之書

畢宿廟記 金汾州節度觀察使許安仁

河東形勝之地風勁氣寒比太行之東不知高幾千尺
也故自古無水患魏地隘狹土陂山岡歲時所不足者

雨耳凡山澤可行雲雨境內諸神之祠遇有水旱求無不至汾州圖經載城北一里畢宿廟自景德以前有之畢八星左爲天綱趙地冀州之域分野所在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妃故從妃之所好庶民惟星亦好其所好是氣類相求者也風雨師春秋已有常祀畢宿廟貌俎豆尸而祝之亦無不可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晉志箕畢是二十八宿之名風雨師是星之下隸兩祭無嫌樹老廟古年世已深邦人香火之奉能相與續而增新之廟與天星之久歲獲時雨之徵馮思輩乞言爲記漫序其大概付之刻石於

祠

昌寧宮記

金汾州觀察判官王遵古

古金天氏之子曰昧爲元冥師臺駘元冥之少子也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州沈劬蓐黃寔守其祀唐貞元九年始廟於近郊昌寧之封自石晉始宣濟廟額宋復加焉今累詔有司祭名山川爲民祈福牧民者得不欽若天旨奉揚仁風洽神人導和氣哉大定十三年春夏旱曠汾鎮葛侯有事近郊而膏澤遂沛卜日虔謝而益以震霖咸慶有秋爰因民請俾遵古實其事云公汾神也山川之神水旱厲疫則

禱之禮也。交以德不以瀆，侯感之誠，神應之速，天子之德，百姓之福，此聰明正直之驗也。銘曰：莫潤匪汾，莫靈匪神。元冥之子，少皞之孫。世長水官，有功於民。禱不崇朝，膏雨旣零。禾麻菽麥，旣庭且碩。豐年穰穰，民揚厥德。願侯康強，神恒血食。報之以文，勒之以石。匪直爲報，後世是則。

文湖神廟碑

金同知汾陽軍節度使雷志

大定癸卯十一月，僕祇命佐治。是邦閱視圖經，城之東十里有文湖，東西一十五里，南北八里。湖之西側臨湖有城，謂之潞城。以是考之，卽古西河縣治。在此。鄆道元

注水經云：水南經茲氏縣爲文湖。灤沿波討源，其來遠矣。自孝文山縈紆疏流，文谷經子夏山東來，約三百餘里。至此爲大泊，其流溢分派二湖。曰真稽曰元象，皆子湖也。暨四山通氣，升則致雲降則致雨。菰蒲藏舟，蓮芰映水。汪洋浩渺，氣象鬱蔥。鄉之民漁者耕者咸賴以育。其生夫大河之東，高阜層巒，縣亘相接。其土磽燥，獨此陂匯澤流，若江湖然。寔一方之勝觀也。湖碑令狐楚所製，崇寧間汾水泛漲，失其所在。近者濱湖居民利其耕墾之饒，遂相浚渠引入於汾。太守傅公慎徽常力拒禁阻，後秩滿去，終決而注之。遂涸，但覩平疇，麥浪綠野，雲

屯農家田父之趣具矣向所謂江湖之景一無存焉然
而神宇尚存四時祭祀每水旱有所卽報民獲其慶但
年遠荒圯不亟重修建碑恐後來不知有此湖之號也
遂鳩工度木制度一新余遂書其事以永其傳凡物興
廢有時後有賢守命塞渠遏流使水留積於故地明神
幽贊安知其不復爲澤國邪

三賢祠記

雷志

戰國諸侯皆以征伐戰勝爲事公孫衍鬼谷子之徒從
橫說說捐去仁義終不能救削亡獨魏文侯招來賢俊
好義而忘勢屈節待士卜商碩儒也躬其篲而不勞干

木貞士也式其廬而加敬子方仁人也聞其言而嘆息
皆尊禮而師賓之於是稱魏賢君謚之曰文延及子孫
皆三人力迄今千載後想望其遺風不忘爲之立祀四
時薦享誰曰不宜予佐治是邦重違鄉人之情遂爲記
西河尉陵里劉王廟碑銘并序

元汾州學正王元吉

夫汾郡之西里有屬慶雲之鄉者名曰尉陵居民繁庶
雞犬之音相聞風俗勤儉務於耕農桑果園蔬至村落
之間尤爲茂盛崇岡峻阜近以相臨景物饒益舊有劉
王廟乃亡金皇統三年癸亥之所創建也殿宇壯麗神
像儼然龍奮在梁勢相奔戲路門廊廡補葺仍新幽寂

清虛庭樹森鬱實此方之勝境也每值亢旱有禱輒應甘澤沛然而降屢致豐登生民之所賴焉爰揆神之所由是乃龍之謂也預示本形於母以顯其靈蓋自古帝王莫不感於奇異報以嘉祥乾道變化誕爲人主各致殊勲或禪讓以拱垂或征討而相繼一興一廢世代相因嗣漢光文帝諱淵字元海冒頓之後左賢王劉豹之子昔漢高皇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冒姓劉氏初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一大魚頂有雙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

持一物狀若雞卵光彩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日精也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左手文理似淵字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總覽嘗謂同門朱紀曰吾每觀書甚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遂學武藝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中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深相崇敬其先單于羌渠居美稷使子於扶羅將兵

助漢討黃巾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晉太康中皆家居於晉陽汾澗之間秦始之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晉陽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也元海若平秦涼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憂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帝乃止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晉車騎將軍楊駿輔政以淵爲

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惠帝失政盜賊蜂起淵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尺土之業自餘王侯降同編戶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姿器絕人若天不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至左賢王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晉人歸之者有衆五萬宣復進曰今天厭晉假手於我不可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夫帝王豈有常哉昔漢有天下恩結於民吾漢氏錫乃建國號曰漢永興元年築壇於南郊卽漢王位下令赦境內改元曰元熙以右賢王劉宣爲丞相後又遷於

蒲子所屬從附人樂推尊永嘉二年卽帝位改元永鳳
建都平陽追崇漢高皇以下三祖五宗而祭之羣臣進
封爵各有差永嘉四年卒謚曰光文廟號高祖由此觀
之乃非凡之所及也生則爲世主沒則爲冥神又能與
黎民降之福享此一方之血食宜哉歲在強圉大淵獻
中元日時祭禮畢里人侯邦琪左珍等退立於庭中顧
相謂曰先代父老興建如此之功德我輩何不紀諸貞
石以彰神之威武并敘其立廟之本始庶不湮沒衆皆
喜曰常存心於此事奈爲遷延歲月深遠無能爲者願
從所謀於是遂命予爲文再三辭之固不獲己曰文則

吾不能謹撫神之事跡用傳不朽而爲之銘曰仰惟昌
頓神之祖先漢以公主妻相愛憐約爲兄弟寧朔衛邊
冒姓劉氏子襲孫沿羌渠依國大河危巔扶羅子豹娶
氏呼延龍門祈嗣魚游祭前夢神持卵光彩瑩圓服之
生子降靈自天左手文理有名曰淵經史兵法總覽諸
編年幾弱冠文武並全相者視貌莫不愕然出類拔萃
真乃聖賢黃巾冠充祖統兵權領軍數萬助討羨煙因
留處漢積有承年歷至魏武強大勢連分爲五部散居
汾川爰遭晉亂從祖劉宣共立元海卽帝位焉嗣漢之
後聰握符乾此邦撫治澤民惠偏感恩建廟代代相傳

迄今濟旱兩我公田遂及私晦報祀禮虔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歲次丁亥十一月壬子朔日戊子初五日壬辰從仕郎汾州判官西河縣馬天錫忠顯校尉同知汾州事將仕佐郎西河縣主簿程德明武德將軍汾州知州兼諸軍奧魯兼管勸農事承事郎西河縣尹兼諸軍奧魯兼管勸農事高楫奉訓大夫汾州達魯花赤兼諸軍奧魯兼管勸農事忠翊校尉西河縣達魯花赤兼諸軍奧魯兼管勸農事怯烈鄉貢進士王俊民書承務郎前同知汾州事李壑篆

呂簡肅公神道碑銘 元虞集

公名沈字蒙甫太原汾州西河人蒙泉者文濟王鉅書而錫之號也性篤實方正承乃父彰德公教潛心性理既冠觀光京師以國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秩滿辟內府史復授承事郎監豐穰倉論課爲京倉最遷通政院照磨能聲丕著大定甲子朝論以公優於理授承直郎備用庫副非素志不拜又除河間等路鹽運使經歷以疾辭時中正院狄公知公抱負授承德郎都府經歷公勉就職擢淮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將行復拜大宗正府左右司都事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首言八事開經筵嚴衛禁清選法舉賢才復常平設義

倉謹邊關修武備其貪鄙罷懦皆苗蕞髮概之其治績
顯然者薦諸朝天歷初四川兵叛公守省湖廣料賊兵
必東乃督行省平章劉安歡等分兵守歸峽潛授方畧
謀知有備不敢東使大江南北得奠枕者公之力也由
南臺都御史遷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事既至興學校
厚風俗按海南四郡明年按海北五郡訟息化行高城
深池以備盜浚渠立柵以防姦揚威有堂以習武通極
有關以禦暴寇至弗能害寇退老稚相泣曰微呂公吾
屬俘死矣有疑獄參伍得失俱賴以免嶺海之間去天
日遠民之鬱抑多未獲伸公洗滌冤滯不可勝記南閩

洞蠻構難誘陷鄰境公單騎叩賊巢來降者以萬計剪
木通道冒險夜行旦暮不得息人不能堪而公處之晏
如先是客死海南者皆委之水火公惻然捐俸金市雷
陽高壤地垣以護其葬屋以庇其祀名其堂曰澤幽化
洽南土聲達天朝上遣使特賜服以勞加中憲大夫移
簽嶺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凡所行悉如海南北其孤寒
子弟公割俸延師以教育之民告饑吏白當聞公曰比
聞動淹旬月吾不忍赤子之絕於乳亟命發粟賑之墾
屯田教樹畜凡爲民興利除害者汲汲而勇爲之至順
三年四月十九日弟峽歿於家公聞之泣曰二親年邁

一弟又亡其能居乎乃歸省親老幼遮道垂涕不忍別就道詔加亞中大夫簽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遑赴任亟歸途中聞乃父恒齋公已歿矣丁父憂服除起爲襄陽路總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既至一新約束明憲令先之以告戒申之以懇切未數月襄民大化丹夫子之宮牆碑六賢之封誥增廣生員申明勉勵揭示白鹿洞規不惟郡邑有所師社學亦從而興起新社稷壇葺三皇廟凡庫局亭碑廊而宏之備水澇防姦慝便於民者知無不爲凡爭訟積年不決者決於公之一言有誣服殺人者在禁六年五府不能明公

竟免其辜有妖言惑衆者株連數郡止坐首惡餘誣者得自白禱神雨應拜火風回甫歲餘以侍親歸襄民泣留者數千人丁母憂服闋詔加公爲刑部侍郎公邃於律學審事平允聲譽甚著丞相脫公偉其才平章王公引見上記其桂林之政特賜服以寵異之大名大府也是時上方勤恤民隱慎簡守令公作新治化乃授公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既至修明政教丕變舊俗餘如尹襄陽而加詳焉至正甲申秋七月水大至幾入城公督官屬堅隄防民竟免害及羣盜起大掠燕南而齊魯尤罹

其毒忽賊騎兵數百至時夜未半公方巡警聞之撤西南二門橋梁把截衝要謀知不可入賊乃退會臺議各道憲長公以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使十年而重來老幼咸乘風濤而至如復見其父母焉雷境有譚福旺者據險遠擅腹剝其民或忤己必因官府文致其死或竟殺之其勢延水陸數百里有司莫敢問帥府懸捕盜之賞譚持檄遍虐其鄉俘平民以獻曰此盜也又執傍近之人以告曰此賊黨也凡百十人有司通爲姦利獄久不可決會陳斗柄被迫攝與捕卒相拒譚大煽其虐無辜甚衆吏更蔽之公亟命捕譚

至罪如山積一一欵服潮州民羅仲仁與譚並稱二豪逮治之罪尤甚於譚二酋服辜海民始得安縣吏有強委禽廼良家女爲妾者女家不願適女過市摔而詬之重辱之女憤投水死憲府按吏以法有二商船遇盜盡劫其貨商之徒十九人浮以登岸告岸之父老因執以爲盜獻諸官有司弗察憲府問之得其情罪執者求真盜有商郭熾舟白沙浦夜遇風登貨於岸岸人掠之而韓氏兄弟適至得所遺物甚微郭詣韓取之欲盡償所失有司以盜論韓而白諸憲府得其情謂韓拾遺非盜按律免之猶人寇遂溪石城及海康諸鄉官府驅賊退

民有執盜後者繫獄吏用其辭以爲皆鬱林博白民移
文捕之博白吏械良民與已讐者六人以致憲府聞得
實皆釋之凡如此者皆足以服民志使荒遠之人知國
家法度不可犯憲府政治不可欺賄賂黨與之不可恃
誣罔羅織之不可行此其畧也至正六年除嘉議大夫
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使未赴任歿於海北雷陽之民
如失所恃以聖恩扶還靈柩葬於洪哲里先塋之次前
夫人吳氏祔及請謚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
尉追封河東郡侯謚簡肅然內助之功再娶王氏方氏
居多焉公二子長曰權次曰楷一孫曰達海帖木兒凡

公自筮仕至屬纊其行狀則河東田渭棗陽縣尹徐徵
朝列大夫國子司業潘廸等之所撰乃子權謹書而備
錄之屬予銘焉銘曰於皇聖明龍德在淵鑒茲臣庶念
無遺賢濯濯桂林司憲之貳服其父訓奉職盡瘁乃錫
天章以畀其家惟久惟恒則於汝家帝開明堂召用舊
臣浸貳憲郡秉國之鈞上憂遠人信任是使郡府使節
徃稱其事睠茲島夷海波間之要荒弗治從官實來寄
重事煩不遑眠食不以細務弗竭心力商困於盜脫身
白歸反爲吏執加以赭衣民有室家吏欲強婚廸之自
沉孰究其寃民有強梁恃險爲姦奪貨殺人何有惇鯨

捕盜有賞盜不墀得平民怨家桎梏爲賊留獄無驗至
正六年毀家殞身誰爲之言凡此之類善良瘖瘂狙詐
壘斷何適非賈蜂螳搶攘職此之由不渙其羣吾民曷
休煌煌繡衣旣信旣久無情之辭一見立剖羅織鈞籍
畧不得施蕩蕩其安于于其隨父母妻子晝耕夕寢惟
蒙甫公貽我豐稔惟皇聖明當宁念茲遠人所安錫召
以時歌以蓼蕭燕以湛露遂相昕朝百福來胙

狄武襄公祠記

元學士木寅

宋制兩府瑩域皆建寺以守樞密使武襄狄公之兆在
西河慶雲鄉寺曰奉親顯慶公薨餘三百年佛寺時葺

而公祠迄未立至正丙午右轄趙公立信開闢汾州始
肖公像而圖其遺事祠祀告成主僧文釗具石請紀余
曰古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非仕而後學也武侯因資
全蜀淮陰規取三秦隆中漢中之素論也豈嘗試而僥
倖或成者乎武襄公之平邕廣始受鉞坐籌齋閣智燭
萬里旌麾不出國門而郊原之馘已致股掌間矣夫勒
銘桂林其戰陣進退悉符所籌尙何愧於韓葛哉又考
郡籍見公不欺其君不誣其先不遺其兄不驕其士温
恭卑牧藹藹乎春風冬曦其生也衮衣赤鳥隆時王之
眷沒而享鄉社之祀於百世使汾人齋明奔走洋洋若

臨皆公宜得者非幸而奄有也時嘉平記

禱雨感應記 木寅

至正丙子余歸畊田西河之上日與田父莖老處痔錢
罇察雨暘盼盼而望歲父老亦樂以豐歉之候告余夏
五月不雨父老曰噫將無麥乎太守宋侯聞之懼而禱
禱而雨雨而妨穫父老曰噫終將無麥乎宋侯復祈之
而霽麥遂登閱月又不雨禾悞如欲稿父老曰是無秋
矣宋侯憂心如熏徧走羣望三日而四境霑浹歲以大
熟既蜡而酺父老酌醴屬予曰今雨暘時若黃茂穎粟
仰足以供王賦俯足以畜妻子熙熙乎終身飽矣有極

幸者皆吾侯之賜也吾子哂吾土侶吾儕胥漑吾侯之
澤沾吾侯之賜予粲然爲之舉父老曰欲雨斯雨欲暘
斯暘果何術乎予曰抑誠而已矣術何有哉宋侯之臨
民也敬持已也肅辰出而酉歸早作而夜思洞洞無惰
容敬民事也橐空完衣食不重肉庭閭焉絕私謁肅已
躬也維敬維肅修誠之道也故能通神明感天地雨暘
如祈應其誠焉耳術何有哉父老列拜曰鄙夫何足以
知此惟吾侯生活之恩淪骨稱兕觥躋侯堂以壽侯侯
固吾却願具石刻吾子之言庸壽侯於永世則愚衷庶
幾少暴白乎予曰諾居旬日來諗曰石謹具予因文其

辭俾書刻之侯名思祖字起宗邢之沙河人由憲使者
從事入官叠佐大府所至有聲云是歲冬十月記

重建林宗祠記

明廵按郭桓

郭林宗先生漢名士也不晦跡於野不苟祿於朝德業
聞望高出一時而不與黨錮之難所謂明哲保身信足
徵矣洪武癸丑夏余分巡平陽道經介休嘗造其墓側
隱然對峙繇山殆天相乎冬十二月達汾州學正梁舉
語及先生祠在本學儒宮之右僅存碑刻余因嘆曰自
漢而下世之學聖賢者不高蹈遠引則沒溺名利勉強
乎中庸無幾焉先生雖丁艱難而動靜云爲從容中道

獎勵後進靡不成才非善學聖賢其孰能之天不假年
誠可爲時惜也血食後世亦何愧哉興廢補弊尙待其
人知州漢陽胡德源聞之遂帥僚佐卽舊基起祠一間
而塑像於內先生道化之懿宛然羹牆可謂勇於義矣
祠成謁之因紀實云

汾東關建城記

明孔天胤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由是幅幘蓋亦有輔
車之戒唇齒之虞焉時廵撫大中丞中川陳公亟下令
言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
藩垣之固奈何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

毋緩是時左參政登川於公方徙鎮冀南埋輪汾上式
宏憲典爰理化機誅鋤姦穢照察隱微盜賊遠遁流亡
四歸羣生和植百務允恢得茲繕城之議卽慨然語吏
民曰是在我矣夫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
占東郭外者殆十之三焉其勢三面當郡孔道其民市
殷富然曠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爲一城以保障之宜
莫先此矣遂檄州判馬君負圖等跡久湮之故址復強
占之原基定之表經載以繩約諭居民各以其力而修
築之而太守張侯又新政而善作於是百姓欣然以爲
爲已防患乃協心趨事併力獻工不閱月而厥城告完
延袤九百丈有奇樓堞四望而森嚴視內制蓋翼翼如
也由是諸鄉之堡亦次第以考成焉初議築時人或難
之謂非千金之費全民之力竟歲之期弗克臻也然備
物則因之民用力役則輸之本居成功則假之旬日是
其舉事若甚鉅而其營則甚省其動衆若甚勞而其情
則甚悅其就緒若甚難而其効則甚速昔人有築舍道
傍三年而不成者志其渙也今其築之以爲民也故民
心一焉築之以自防也故民力齊焉耆民雷景升等願
刻石紀頌公德予因陳公之遠猷列於公之惠義著張
侯之勤始而善作及馬君之董理而不煩與夫管執工

役分命視作之人咸併錄於後焉工起於庚子九月之季落成於仲冬之始明年辛丑六月上日而刻石

新甃汾州城記

明孔天胤

夫城何言新甃也尚於舊也舊畚土而築而今包之甃也汾城古西河地其勢阻山帶河稱要害其城方廣千六百丈高三丈二尺蓋王制百雉之軌云隆慶元年丁卯北寇至攻石州城破遂憑陵我疆堡寇退乃大議繕城三年已已增高於舊一丈六尺然宿土暴見築壓則多塌於是分守左叅政張公分廵副使董公劉公更議所以甃之乃命官計度其事有五一日定功以包牆五

十丈爲一功四面各八功通定三十二功計用工匠八百名夫七千二百名二曰定料以牆廣一丈高四丈八尺爲率定甃及石條石灰爲數各如千通用甃二千四百二十四萬枚石條四千丈灰萬車三曰定直計甃以萬石條以丈石灰以車爲率直銀爲兩各如千通用銀萬九千有奇計匠以百計夫以千爲率工食爲兩各如千通用銀七千二百有奇而餼廩犒賞之費居外四曰定財計照糧起夫照夫徵銀出銀募夫而不用其力率以糧十石編夫一名名徵銀三兩凡以徵民兼之帑羨通得銀之爲兩二萬九千有奇五曰定委記功三十有

二每功委官二員富民一名通用官民九十六人分管
造作而州正佐二總管督視凡旣備矣以五年辛未二
月興事適張公陞去左叅政紀公分廵乃申畫董正至
六年壬申告有成緒其甕城之未甃濠隍之未挑者復
次第綜理至萬曆元年癸酉六月告完其雉堞聯延樓
櫓相望什器儲侍填委錯陳其上隆崇寥廓日薄星回
其下盤紆鞏固環隄夾渠其周圍四面削成均毗畿業
卽易謂設險詩言崇墉蔑以過焉至其說以使民一勞
而永逸義以制事小費而大成其爲民社之計誠甚殷
矣郡中因屬爲記外史氏曰昔楚使公輸斑攻宋聞墨
子之捷而謀解是公輸之善攻不如墨子之善守魏武
侯詡山河之美而吳起折之以德是墨子之守又不如
吳起之善故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豈偶然哉夫
天下之事忽於豫非智也畧於備非仁也怠於成非勇
也當是時其修政教之紀乎其講府兵之制乎其舉國
練之法乎其精器械乎其廣儲蓄乎其重官守乎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得其人萬事理不得其人失之千里明
明廟謨固廸之久矣是役也知州甯策議其始同知夏
詔判官邱思敬總其事知州鄭逢時理其中知州周鐸
纂其成而同知劉禴判官高魁吏目陳邦佐皆與有勞

焉夫春秋之法君舉必書茲其大者記之不可以已也
創建泮宮亭橋記 明孔天胤

泮宮之前舊有池焉以象學海也取楊子百川學海而
至於海義也然歲久淤塞嘉靖癸亥春吳公道南來守
是邦謁學省覽斯池喟然歎曰是學海也而顧埋之哉
爰命工除淤塞通蓄洩又曰池矣而弗亭則池與我猶
判渙也亭矣而弗橋其絕航斷港乎於是築臺於池之
中而建亭其上名曰聚奎又締一橋於北名曰步雲工
既告完師生乃謀刻石以紀俾外史氏記之夫易稱天
地象法俯仰觀之物之與身遠近取焉言聖人之闡道

興教廸學至易矣今余以其虛而受淵而時出者觀池
則池其道乎是故蓄言受洩言出也以其建中而極者
觀亭則亭其教乎是故聚奎者文明之象也天垂象道
顯文真儒出而其教明也以其循序而上達者觀橋則
橋其學乎是故步雲者高明之象也山川出雲連連不
絕而升大空學之不已而日進於高明也君子由教以
勗其學由學以致其道亦猶由橋以達之亭由亭以進
夫池也取譬豈遠乎哉夫道也者人之心也心本虛自
欺則窒心本淵自滿則淺學者毋自欺則窒往而虛復
不自滿則淺去而淵存亦猶夫池之治也自決其堙者

始也夫以虛淵語道則微妙而難知以中極語教循序
語學則彰察而易見教也者教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
也無二道無兩心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
慮其斯之謂矣夫取川之學海也蓋作池者之初機而
究竟其至今學者得所津梁則太守之垂範也遠是宜
銘之以永保鬻序云時同知宋君嘉猷判官馬君宗儒
贊厥成事學政林君大槐方端本正文以印來學而訓
導高君岡李君應科協心底同諸生亦胥丕應適會逢
茲舉重作新之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吾道之興良
有兆乎

重修汾州儒學記

明提學僉事薛亨

汾州古臺駘地阻金嶺倚湯泉滌汾如帶俗尙儉重文
義近競豪奢爲晉奧區文廟設在州東南起金大定重
修於洪武正統間齋堂祠廡咸具歲久漸頽且尊經閣
前空濶甚敬一亭啟聖祠越在閣西北三賢祠僻居東
隅地俱凹制又狹方位欠正人神弗妥兼各學舍罕蔽
風雨出入逶迤殊非蕩平體州守白君夏謁學有感慨
任修復猶以用不敷爲難乃謀諸宗藩士大夫云佛老
外人倫遺世故止緣清虛動人凡名巒勝趾窮極壯麗
施材輸工無歲無之吾輩得翱翔禮樂之化揖讓文物

之天秋毫皆聖賜也卽非士林尙宜欽崇矧與文獻其容坐視能捐一金資一力者卽徵其義願請旌揚僉聞之津津惟命有慶成王宗川子夙好學首捐金百爲之倡由是助者衆積至五百餘輓石木料胥此辦惟工食夫力藉諸民規畫定始聞之守道梁靜齋公按院趙卓菴公撫院侯葵所公三公嘉白君能重邑人義除移文獎荅外各出數錢佐厥役不期月傾者固彫者飾隘者闢偏者正巍然煥然非復昔之陋汾士感君誼欲勒諸石先繪厥圖示余按圖櫺星門外豎先師坊一坊下有龍池今淤濬深仞餘以丈圍者四十有八輓甃底石起欄中築方臺亭其上池南有坊曰青雲得路東標龍騰汾水鐘樓峙其左西題鳳翥卜山鼓樓夾其右左由敷教坊入有入室亭亭北有書舍舍北爲學正宅右由觀德坊入有射圃亭亭北有司訓宅二又北爲三縣公館明倫堂後爲尊經閣閣後爲敬一亭俱有廂亭後爲啟聖祠祠西有書院東有三賢祠又東城隅建天衢啟鑰坊坊之南西向者爲奎光樓步雲梯料半拆舊制多剝新重垣複道恢豁方直聖宇儼然中峙如洞府誠哉數仞難窺也觀厥外者飄飄然有凌雲折桂之想游厥中者翼翼然動升堂入室之懷其加惠後學深矣汾之文

運不自茲昌邪嗚呼均是辟雍也始而執經問難圍橋
觀聽繼而朋徒怠散鞠爲蔬園非地有升降學與不學
故也諸生誠能由是路必思義入是門必思禮履是基
思忠信啟是鑰思誠正則鳶飛魚躍皆吾神之游衍雲
行雨施皆吾氣之布濩風清月朗皆吾襟之瀟洒不登
雲雲未嘗屯不步月月與之將是聖徒也反是獵聲利
役耳目則月露形風雲態祇見其靡雖有登龍擬不無
亢龍悔區區池中物又奚取焉故增飾宮牆者修學之
文也增修德業者修學之實也慎毋徒以名求之是役
也効其勞者孝義主簿劉希曾考其成者又有守道張

襄野公張與梁俱純明右文白君得恃以行其志故并
書之用示來哲

汾州西關建城記 明侍郎王緝

夫保障之道莫大於金城湯池若據要衝完形勝尤金
湯萬全之計顧兩端俱備輿圖所難乃今汾郡兼得之
汾古西河地彪卜雄峙於西北汾曲潏洄於東南山河
之固由來擅美第宗藩繁衍風俗競奢罄中藏事外飾
靡靡無度致使北虜窺伺延頸垂涎往昔之虞無論已
迨隆慶丁卯秋遂大舉入寇路徑石州攻破之徑抵汾
州雖大城有備無敵近而郊坰村落不任傷殘夷考其

來則由偏關夫晉北邊境其關有三中寧武東鴈門其勢皆與雲中相表裏寇犯而顧忌尾後多不深入惟偏頭一關孤懸西陲一失守則犇突長驅興嵐而下險無可扼汾城西面首當其衝識者有隱憂焉謂宜城守西關以遏其鋒又謂東北南三關俱有城軍民安堵大城亦倚之堂奧藩籬中外相制獨西關不城是四肢闕一形勝弗完矣我郡伯白公之守汾也不期月而功德懋著頃者軫念地方爲久安計正在經營適大叅知梁公以分守下車仁政鴻猷若合符節遂建議爰白兩院創建此城仍移守備兵馬駐劄訓練令甫下晉掌臬司張公繼政先後協心肇自九月八日至次月八日卽有成緒週廻三里許共五百六十八丈基廣二丈八尺頂闊一丈四尺墉崇二丈五尺加以雉堞六尺通計三丈一尺其方如矩其峙如岳墉外濠塹二丈俯深仰高益巍然矣墉之隅有敵臺共四座門之旁有護臺共八座隨臺鋪舍共十二間守望擊柝咸得所依蓋非特規制森嚴而布置更周而形勝至此完矣要衝於此據矣乃白公慮遠思深城外濠塹並城內田糧悉與開除催科之阡陌轉爲寧靖之閭閻宜聚者之日庶也梁公諱問孟號靜齋河南新鄉縣人張公諱一霽號襄野河南睢陽

衛人白公諱夏號南道河南潁川衛人同知州事王君
專董其事經理綜覈日無虛時其功亦不可泯王君諱
登雲號澤菴陝西高臺所人

重修狄武襄公廟記

明侍郎王緝

夫調元贊化於朝廷之上者多不親汗馬之勞折衝禦
侮於封疆之外者或難受阿衡之寄是故允文允武出
將入相俯仰古今指不多屈三代以上不可尙已漢唐
以來宋之狄公其崛起乎公諱青字漢臣西河人丰姿
奇偉氣節軒昂端毅寡言慎密善慮計事必中機會行
師先正部伍紀律清嚴賞罰明信待士卒每同甘苦當

俘馘必與分功若其揮霍神運剖斷風生烈烈轟轟尤
難殫述故尹洙特薦韜畧重於韓范仁宗倚任忠勇比
之關張寶元初西平元昊身親二十五戰摧克陷敵戎
狄寒心皇佑中南征儂賊奪崑崙定邕管睿算奇謀蠻
夷讐服凱旋拜樞密使平章政事四年間夙夜一心進
圖匪懈綱紀森肅權貴不撓至和之治在宋有聲皆公
襄贊之力也可不謂文武全才將相名世乎覩余生長
同坊居處鄰德仰止雖切崇禮無由爰輯諸傳記所載
加以採訪纂爲一編同郡方伯孔公天庥慨爲叙讚命
之曰功行錄紀實跡也鉅梓未幾適督學憲副鄭公明

以校藝至聞而嘉之復檄郡守張公一敬選公苗裔二人籍學官弟子員俾奉祀守塚世世相繼甚盛典也顧英靈義氣雖歷百千世以猶存而廟貌塚塋迄今五百年而稍廢凡經過者無不嘆息因潛議撓修焉而力未逮也詎意郡中賢王慶成宗川永和恒南尚義協心捐貲充費乃分守大叅侯公世卿郡守周公文耀雅重鄉賢復厚助之至誠昭格神力潛孚大義攸倡人心丕應一時宗儀者彥無不慷慨輸財畚缶雲集工匠子來鄉耆古文明程良義曹大民輩十餘人毅然任事肇自萬曆十七年二月至九月卽告成正殿五楹左右翼爲甍

洞東西廡各十楹樂樓五楹大門三楹兩旁各一楹門內兩廂各五楹仍舊鼎新隨缺增補棟宇巍峩規謨宏厥誠足以昭崇奉而妥神靈矣抑余尙有說焉地靈人傑固理數之必然豪傑挺生實曠世以相感滌稽有唐郭汾陽王中書令領元帥公則以節度使拜樞密出總將符入掌相府分位等埒無論已惟念公汾人也郭公當平蕩懷恩之後亦嘗如汾豈汾上山川之靈秀能鍾毓鄉賢又能感召名宦歟實地方之洪庥而士民之懿範也論世上嘉斗山在望郭公先達驗之於公爲益顯公繼於後質之郭公而有光曠世之感良非偶爾因併

及之若公之忠貫日月威震華夷傳述雖見大畧而不
文莫罄頌揚在青史記載固耿耿不磨也夫復何言

汾州新濬諸泉圖記

明冀南道林一材

萬厯辛卯春余不佞奉天子命分藩於汾實文學子夏
講授之所甫至輒戾泮視諸生徒陳禮容說經義則雍
雍如也秩秩如也已而閱其博士家言則又洋洋灑灑
如也蓋有文學之傳焉猗歟盛矣乃二三先達後間稍
稍不振儻風氣則然歟及奉羽檄戒嚴城守而濠無跨
蹄之水夫水關形勝尤萃風氣以汾之沃壤輿區不有
深池卽城高百雉安所稱形勝哉適檢郡乘見州治西

三十里有賀虜將軍馬跑泉由濠入泮可三之一歲久
而堙守茲土者每議濬之以流入滲沙費不貲而止余
謂閩廬之川鄭國之渠詎曰天造地設亦人所爲也此
必有兼併之家故爾阻撓者爰就質於司徒王公公然
余言且謂馬跑外若上林若向陽西北諸泉皆可鑿而
引之因出永豐渠記示余雖渠止雨集潢汗之水清泉
不爲民用然亦見水道之可通矣尋委判官劉杞搆揮
齊綱疏逐水道而慶成永和二殿下與司徒公各捐穀
三十石以助工費旣而州守劉君衍疇至又鑿是泉而
甃焉未浹旬泉遂湧達惟是上林向陽之議猶有唯唯

否否者詎知水之流也無地無之古有剗山而泉飛拜
井而泉至者具載徃籍夫非可考鏡者乎顧檻泉正出
洗泉仄出獨沃泉懸出耳乃檄劉守董其役而以同知
楊嘉慶及齊指揮佐之竟不擾夫征不糜帑藏未數旬
而西北諸泉俱與馬跑合達城濠遶泮宮矣濠故低卽
水一瀉不可聚仍築壩凡五以障其流壩成匯爲巨浸
於是高城深池擬金湯焉而交流足溉民田數百畝歲
且有秋無何張生世蘭劉生敬容以秋捷報汾人士翕
然以爲風氣之驗蓋時與事會云事旣竣士子謂余宜
紀厥成余惟水之爲用大矣昔孔子觀東流之水以無
爲似德循理似義洗洗不涸似道赴千仞之谷不懼似
勇其萬折也必東似忠而子輿氏又曰必觀其濶旨哉
深乎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乃今匯諸泉流環於半壁寧
冀汾士以文學捷科目已也繹孔孟取水之意當有進
於是第令汾人士澄心定志探源放海則道德義勇渙
爲至文將居則聖涯涵泳出則皇猷潤澤允爲國家增
勝矣奚翹汾一方哉是役也經始於三月告成於八月
非二殿下不能成余志非司徒公不能啟余蒙非州衛
諸執事亦不能贊余所不逮噫嘻乎固王侯士大夫諸
執事之力也若夫循故道而益濬之無爲兼併者所奪

則埃後之君子因勒圖於石而係之以辭曰彪介之間
有慈其泉如醴如釀混混源源靜沸雲根潛分石液既
鑿既疏甯爲膏澤其澤伊何漑彼東臯濠益而深城增
而高源遠流長載清載冽環我賢宮地靈人傑言觀其
瀾盈科潺湲論爾多士戒止學山

創建汾陽縣城隍廟碑記

明知汾陽縣張邦俊

天下諸郡邑祀城隍神於昭代爲通典蓋所以衛生民
而協和其上下也汾故爲州逮今上之二十有三年命
立爲郡而汾陽之邑實始創焉壬寅秋余不佞縮墨山
城下車首謁神神尙耐於郡城隍廟觀其非制怒焉歎

心且聞比歲多亢旱火政弗修閭閻殷殷靡有寧處厥
咎維何乃集諸父老謀曰先王慎制祀以爲國典廟貌
弗稱其何以妥神明而令斯民有所瞻依也射父有言
敬而不瀆則神降之嘉生神無專祀瀆孰甚焉其弗爾
福明矣事神治民則何道之遵諸父老唯唯願受成遂
卜址立廟於邑治西日久不雨方以爲憂及是而甘霖
遂降四郊沾渥官師氓庶交相怵舞賀神功之果不虛
已諸父老請余一言以爲記余惟城隍神職通天地人
以明天時則佐陰陽而宣風氣以彰地利則依山川而
固形勝以協人和則相豐亨而躋樂利三者神奉天之

柄而與吾令相表裏厥功者也故邑之憑依在民民之
憑依在神禍福之關神司之拊循之責令專之倘歲有
火旱藪有匿奸民有向隅則於天爲僭時於地爲侵紀
於人爲干和是故諸父老之戚而令之所爲皇皇是圖
也今廟建而雨徵神之嘉惠黎元者不爽矣其自今以
逞七政四序貞其軌五風十雨叶其祥赤燁歛跡雲漢
無嗟而亨嘉且日至唯神之休衛金湯以設險環帶礪
以永存萑苻驚戢干掞是嚴屹然壯生靈保障唯神之
功禔福萬井通成八蜡俾民物無天札而人春臺家化
域享大有於無疆唯神之賜上宣聖天子愷澤啓簷蔀

之噢咻而時拊循之無愆其天時無失其地利無整其
人和於以答神貺而慰其咨則令之所且夕而黽勉厥
職者幽明之際矢共圖之庸無虛此祀典爾父老亦有
當乎余言是否是役也惟慶成永和二賢王誼篤維藩
特蠲帑羨爲公功倡東平河間之風曷加乎而諸王孫
暨邑士庶敬共之念切於衷靡不樂輸而願以其力自
効故功不繁而告成肇工於三十一年之七月十二日
開光於十月之念九日遂以是日爲神誕云乃備圭璧
帥吏氓奉神而安焉更酬之以辭曰沮洳之瀆奕廟孔
作神遂降祥雨暘時若雨膏雨冰雨玉雨金京坻斯積

鼓腹以吟巍然者宮神之所棲赫赫厥靈氓其永依佑
我下土秩秩其祐於斯萬年庶幾無斃

重修馬王牛王蚺蚋三神祠記

明牛文明

汾陽縣舊制汾州萬曆二十一年州守劉公諱衍疇河
南洛陽人因旱魃爲虐率屬肅謁三聖廟見馬王暴露
於二門外慨然曰政之重唯祀與民爲政者不留心祀
神之所民何賴焉於是與南善廂鄉約公正者高賓同
韓國玉等謀曰普天率土雖風馬牛不相及而神之爲
靈昭昭也雖螟螣蠹賊食我田稗而田祖有神秉畀炎
火三神關國運之盛衰司生民之命脈吾欲合祀於一

堂奚若衆曰可乃於三聖正殿西隅有隙地創立馬王
神祠遂增牛王神蚺蚋神起正祠三楹祠前殿捲棚三
楹復爲其旁者三楹以供祀事當經營之日劉公親詣
暨梁捐俸助工凡宗儀士庶翕然嚮應釀金有差功始
於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落成於二十二年七月
初七猗與盛哉飾祀典於久廢奕新祠於一朝但見丹
堊莊嚴棟宇寥廓左接簷阿而華彩掩映右眺陴堦而
百雉雲連寶樹青蔥同霞炫色金相燿燦與月流光誠
一方之勝境也凡祈禱者恒於斯賽享者恒於斯欲紹
先輩登科第者結社恒於斯又爲民興利沛澤禦災捍

患何者非神力之普存考之成周卜年八百及詩所稱
不過曰車攻復古祭馬祖而禱之則物力爲之全盛牧
事有成或降阿而飲池則衆魚實兆豐年粳粳良邦崇
如墉而比如櫛則洽百醴而有光邦家三神之裨益於
民又彰明較著矣嗟夫神依於民民賴於神三神有靈
不唯時和年豐內培國家之元氣亦且威靈顯赫外振
國家之神氣冥冥之中陰扶協贊可以繼三聖而爲六
今日事竣矣巍然赫然斯民不有其功而歸之太守太
守曰凡政之當爲者爲之無不盡况關於祀與民者哉
惟夫能者變而通之其事可久也因之宜之其功可述

也取其宜以全其政變其故以宜於民此非夫能者歟
吾敢多任哉聊以盡爲民之一念耳鄉約公正者唯唯
而退因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掇始末援筆而書之是爲

記

汾陽縣題名記

明蔡成己

寓內治有題名舊矣記題名者志實也夫名實相須榮
辱永永係之嘻可懼乎哉汾陽縣舊汾州也汾宗踰閑
民健訟回視有汾沮洳之俗霄壤矣蒞斯土者誰不艱
之撫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改府疏入旨可以汾陽附焉
若時有百務倥偬文移旁午官卽夙夜拮据兢兢憂恐

汾陽縣志 卷十二
供職不違且強宗刁民率沿舊習藐法度輒令就之約
束中難哉余乙未冬月三原調繁來宰斯邑欲爲記不
果今年冬余僚友高陵劉君永寧祿君僉曰縣今新建
乏題名脫不記吾儕異日名泯泯矣余曰嘻可懼乎哉
輒思之人心有清議在至曰某良士某不肖嘖嘖口碑
詎俟異日而始臧否之邪則斯記也洵不可已焉者諸
君曰唯唯若淬勵之無忝厥名期與諸君共勗之

建汾陽縣儒學記

明禮部尚書余繼登

萬曆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改汾州爲
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爲府學而汾陽建學設官

如制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叅政麻公督同知
州白象知縣蔡成己相郡東關巽隅得地一區長八十
丈濶四之一誼曰鳩工飭材庀具中爲大成殿五楹南
角房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爲名宦鄉
賢祠各三楹又外爲櫺星坊者一右爲明倫堂五楹上
爲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一楹居仁由義門各一儀門一
東西號房各十楹儒學門三楹後左爲敬一亭三楹右
爲啟聖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爲泮池
其城雉對峙者爲青雲坊一費取諸撫院酒課暨修府
吏剩餘銀夫役取諸民壯於百姓無與焉計物與價計

工與值價無濫值工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
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
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旣紀其歲月而復申告多士曰
學以明倫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窮理盡
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老於
西河非汾人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
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
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惇倫爲鄙事此學
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不赦者汾士生於聖賢之域
卽服聖賢之訓天性醇朴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

然不慮諸士之有感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
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
況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
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邪青
衿之士羣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欲爲孔爲孟紛
華靡麗與接爲構又爾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
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土方隱居
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
道德虛位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
東周顏子問爲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爲可厭薄

者爲世之
之士或趨勞
陽爲名此其
爲世所指笑
貧勤不言苦
巧排而思中
一意而不變
者而其志可
奈之何志不
一特操哉此

教化憤邪術
者故思與諸
予不佞無足
丞公名允貞
及諸有事茲

冀南道兵

吾冀之南鄙
相聞有康衢
中震鄰言竊
南壬申秋七

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
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揭竿
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
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
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
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旣飽賊公私如洗賊十五
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尙謁蹙供
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
愛其餘悉索敵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
賊氛旣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瓶罄鼎恥可奈何且大

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張各率所
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縑纈發縱之機愚闇未知
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不靈軍
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往者芹池之捷賊
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
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
乎龍泉之捷賊已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
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
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
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

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鞞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逆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走永寧石樓間三夜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虜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餼無算丁抽嘸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雞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强之故自矜豪舉乎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榻以見兵使者又偏禪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躐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尺之功而我卒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

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訢倥偬率從稟誰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徃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投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

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徙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投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瑞弁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後先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邪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勅而來頃賊遁

汾陽縣志卷之十三
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
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汾陽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三

跋上柱國任君碑

顧炎武

今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至金紫
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卒
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按
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牖下仁山金氏曰牖字
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墻也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晁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

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措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

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

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

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狠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

汾陽縣志 卷十三
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
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
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
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
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
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
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
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朱彝尊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
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
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
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
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
碑爲可信已

戶部主事胡公傳

傅山

余自甲申後寓西河始交胡生教兄弟三人當亂世以
少年布衣砥行立名每論鄉國輒嘆有明季三百年曾
不出一名臣余奇其言未敢信也及見其尊人治聊行
實乃知公以身教故弟子言行不苟同流俗如此後余

過東昌見歌道子論官於其鄉者亦最稱西河胡公云
公諱遇春字統三汾陽人少孤家貧大母茹苦供筆硯
治舉子業天啟辛酉舉於鄉崇貞戊辰進士筮仕聊城
聊之役最苦者歲報大戶充徵解水陸道舳軒絡繹破
編民產十八九公建議設吏代以贖緩俸器用諸有賠
累則出於官而供張亦咸辦壬申河大浸公汰之必退
而後已水既退艱播公籲請獲免額稅於是聊之民不
泣其魚復不呼其雁既以才攝臨清州值孔有德兵屯
州境幸州有兵公儒生率以固其圉無瑕可攻時復鼓
勇擊不備敵始逸相國朱延禧桀奴犯陰舉匿相府公
必捕之正以法相國領之不能銜也指揮德州滿某狎
一倡婦窺倡多金盜攫去倡恚死倡弟訟之滿賂當道
屬誣倡弟坐死公爲直之不敢以賤抑其冤癸酉分較
東省闈甚得士凡此皆矢志爲名臣實行也其戒子書
曰汝父半生半死人斷不作貪墨吏爲若輩牛馬切勿
學豪華兒媵閭鄉敗吾志益知欵兄弟言行習公身教
之素矣時進士官知縣者卽旦暮行取類以縣職爲過
客游戲縱恣草菅民命苟圖速化公皆不忍爲蒞政凡
六年積勞憂瘁遂悽悽善病及考績報最方擢戶部主
事卽移病歸旣家居抱病稍稍與縉紳姻親相往來其

間華靡淡泊機變寒拙衆寡強弱施受之際亦多所不
合鬱鬱五六年竟卒後公十年而成進士者有曹給諫
良直亦奉教君子矢爲名臣年復不永噫汾陽信不利
於爲名臣哉三公子皆守公家法不妄交遊長欵甲申
後卽棄諸生業謀邁惟棘如身不列於古之狷介則病
者次庭富才藻詩千首當得意則盛唐大家今人無其
匹次同研經窮理隱於醫余老病時時從問方藥皆汾
陽異人余俱相友善悉公本末稍稍論次之非私也

野蚘廟碑 朱彝尊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母作詩曰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稗以方以社報祀於田
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
凡天鳥擊獸狸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
牡鞠棹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禳之術必詳顧昆蟲
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歟非也蓋鳥獸
庶蟲之妖世不恒見則攻禳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
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歐之農之所不
能歐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峻致其所於
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
無不宜也野蚘廟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

謁神之庶觀廊宇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
庭者請余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於前
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好蚘者害稼之物陸
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翬氏螟氏之命其官爾
矣嗚呼自浮圖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祇物魁
之號徃徃潛爲所變易世之所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徃
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
說蝗亦卒不去旣心知其非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
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人之
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
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水旱蟲螻之
災則當以此邦之人祀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
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膻膻曰好曰蚘痒于而稼神司厥職名
用不懲大田改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禱維黍及稔農夫
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幽雅辨神之號告諸方

夏

五烈傳 朱之俊

天地貞烈之氣不擇人而鍾有時屬於士族而間亦見
之平流有時發於鬚眉而間亦著之閭閻甲申二月二

日闕賊陷郡毒我宗紳辱我士女彼汾一方幾成羅刹
鬼國潔身之侶望風而逃被繫之儔垂首而聽乃有妃
子王孫名儒俠客寧爲玉碎無取瓦全視死如歸慕義
若渴或從容以赴難或慷慨以捐軀激太上之風扇至
奇之采得其一二已足令頑鈍者擣舌退息影逝況指
五屈哉北齊顏之推曰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吾見名
世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誠哉
是言彼求生者即使倖免氣息奄奄若泉下人矣生如
死何如死如生乎余遁跡綿巖登離魔罟雖未挫志於
賊黨終覺覲顏於哲倫事平追論仰止高山特表而出
之以俟後來修邑乘者採焉

八將軍名敏濛號龍澤行八慶成府鎮國將軍王之從
祖也軀幹甚偉好直言傲岸之氣人多憚之會中原秦
楚藩邸灰飛公知國運將終遂益放浪不治生理日延
名流碁酒自娛賊據平水汾人大恐公發困開筭分散
貧窶絲粒無存者賊至徵餉無以應收縛見闖左右使
跪公厲聲曰我將軍也大宗之膝豈爲賊奴屈哉闖令
捽下公振聲一喝捽者披靡退數武羣賊蜂擁爭批其
頰公罵不絕口折頸裂股而死

馮生名運泰字來吉汾之中千里人弱冠遊黌豪宕自

喜善屬文有眉山風氣應督學黎公試生冠軍時西賊
已入晉界言者皆失色生慨然以固圍爲已任拉同儕
日夜畫墨守策數上當事乘城之法生爲最悉賊謀廣
布謂生不倡迎而首規拒闖方薄城卽使使縛生以見
生聞之仰天嘆曰死則死耳安有昂藏丈夫而受賊刑
辱哉遂投井而死里人出之收殮如禮題其棺曰明殉
節處士馮生之柩

楊生名正春字榮初南郭廂人也清強自遂口無支言
自補博士弟子員公車屢上不第賊將臨門生繞屋走
忽有兩賊排闥捉生去使飲馬他生曰是辱我也薄
暮具衣冠如孔廟瞻拜痛哭隨投入井是夜見夢於室
人曰我得死所矣但水寒沁骨盍早出諸室人夜起而
號將謂墮鄰井中爽旦徧視不得次夜復夢曰我在府
學井中何他求也往視果然生入廟時有乞兒見之言
其狀云

賈客名守亨字通吾世居東郭汾之望族也魁梧豐體
可隱二人少握計然術走吳楚燕趙間任俠不羈嘉其
氣俠者多引以爲重賊氛梗路賈始倦遊時借里中好
事者習射東郊以爲樂賊入汾境人多出迎賈獨不許
是日黃塵蔽天搜掘拷掠細民之家無一完者賈見數

賊直入內室戟手大罵與之格鬪隨手而倒後來之賊持挺亂撲賈知勢不敵給曰汝不過欲得財耳我有伏藏爲汝採取汝不得唐突以辱我賊諾賈入拔刃大叫自剖其腹血濺於壁腸委於地賊隨後窺伺驚而走武妃武生之女慶成王妃也生時室有異光長而端淑其父知非常女欲貴之適慶成長子審賸擇聘聲聞於內遂委禽焉甫笄歸處理內政居豐守約宮闈肅然崇正壬午以贐膺王位冊爲妃癸未冬杪闖兵渡河次於蒲坂妃聞之卽蓬首垢顏不事櫛沐宮媼問故妃披淚曰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我待死而已居無何賊突如其來將入府妃踉蹌赴井死闖飭宮中大索兩日不得十閱月始出其屍郡作詩挽之

黃太僕祠碑記

山西提督學使稽曾筠

太僕公者何撫黔都御史黃公國材大父也稱太僕者何公贈官也公諱廷柏遼東海州人少失怙事母至孝性敏而嗜學博通典籍年十八爲諸生名噪黌序十九居母喪哀毀廬墓撫諸弟極友愛待戚黨朋友恩義兼盡順治初以薦授靈璧尹有異政旋擢知大興縣事未幾復以績最簡任汾州知府公由諸生不四五年起家至刺史轄數百里感恩圖報受命之日卽不問家事誓

以身殉泣汾期月百務具舉汾民日有生色會大同總
兵姜瓖者故李自成黨也久蓄異志順治戊子冬乘間
竊發據鎮城爲亂明年己丑分遣僞屬姜建勳統卒萬
餘由左衛趨雁門騷動全晉夏四月突至汾圍城數匝
公雖訓練有素備禦多方而是時承平未久人情惶惑
公正竭力調度爲守禦計而惴惴者咸以孤城難保勸
公毋撓賊鋒姑暫避待外援公大怒欲斬言避者於是
人皆奮志助公守無二心公淬勵其下登陴捍敵日夜
不解甲且募敢死士劫賊營賊駭懼幾散去已復合圍
攻益急城遂陷公率衆巷戰自辰至午手格殺賊數十
人會大風晝晦賊乘公遂被執賊好語誘降公怒罵不
已賊斫公吻血淋漓公以血洒賊罵益厲賊遂殺公公
死不仆至九月賊平時人猶見公爲厲持弓矢殺賊賊
以敗嗟乎三晉之當明季也崇山複嶺深林邃谷阨塞
險隘之所賊往往盤踞爲巢穴 國初雖剪除芟蕪漸
次削成而餘氛遺孽伏莽尙多姜逆之變奸宄潛匿者
咸思望風響應爲城社狐鼠賴公捐軀報國諸郡邑長
皆膽張氣壯効公死守賊不得逞以故速卽天誅使公
不死人心猶豫觀望賊燄益熾晉之爲晉未可知也然
則公爲德於晉人厚矣其有功于 朝廷亦大矣宜我

汾陽縣志 卷十三
世祖之優加卹典今

皇帝

汾人思慕景行歷六七十年而不替也
獲親炙公行事顧先人氣節與公成臭
文華先生方爲國柱石臣余竊附同朝
激厲風俗亦學使者之責因詳書其事
石而記之爲後世事君者告

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奉天府府

園呂公墓誌銘

魏定國

乾隆十二年丁卯夏六月年友盛京少
第予未能赴奠也孤子審韶將以己巳二
里祖塋乃走千里來京師持狀踵門謁
自丙戌締交都下稱莫逆後公筮仕爲
隣郡也未一歲循聲大起耳公名甚悉
未竟厥施而公歿矣予忝知公其何辭
諱文櫻字果初西園其別字也世本勝
擾全晉無寧居考 封奉政大夫謹躬
之劉村時先業如洗而奉母甘旨無缺
間言鄉人以孝友稱之子四人公其長
出就外傳卽晨夕耽吟誦學日進旣遊
間康熙丙戌成進士需次選曹因出遊

咸虛中請質因得通悉諸方人情土俗及政治得失之
故丙申抵弋陽任吏治已嫻習矣弋爲江右疲邑地瘠
民貧劣衿土豪競事把持刁民效尤逋欠日積公念爲
政首在鋤強甫蒞政卽計取市曹中所云金剛者數人
窮治之咸伏辜又知其徒衆皆市僧小有才貫其罪而
嚴飭之令在官造冊自贖江右自經兵燹舊冊俱燬吏
胥奸弊百出暨冊成具得民欠清數而逋賦可徵矣弋
遠鄉名邵家坂者習尙尤頑梗公乘不意向夕出城乘
炬行萬山中黎明招彼所集衆反覆曉諭衆大悟呼曰
公無言我曹皆良民向未識大義耳因檢其歷年完逋

之數第其賞扑自此不復梗化先是公嘗葺陳謝二公
祠乃卽祠設書院延師擇士之秀者肄業其中又設蒙
館於署右擇諸生之有誼行者爲師凡民間子弟概許
入館貧者給衣食月立限期親往稽其勤惰第其優劣
一時人士翕然又念弋邑科目寥寥賓興之歲起送有
禮行李有資諸生成踴躍趨赴有獲雋者又慮去任後
其事或廢因捐俸置田每年得租二百餘石以爲資編
入邑志令學師協同耆儒經理至弋人健訟講張爲幻
凡戶婚田土及命盜諸案構控累年不結公總以得情
爲主一訊之後訟端永杜弋人多傳爲美談不能縷述

適故相白公來撫江右稔公政績深器之會入爲大司馬力薦公得附列行取去任時弋民勒石紀遺愛是年七月爲謹躬公八袞大壽公適抵家稱祝里人榮之抵京少司農張清恪公舉爲監督會

世宗在雍邸

奉 聖祖命至通查倉詢以新舊米石及終年出

納細數公心識口陳條分縷析 世宗顧而異之

登極後卽授戶部浙江司員外郎 命與倉場

侍郎李公英貴等監修京都諸倉節省帑金六萬餘兩議叙加一級雍正元年四月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仍協辦倉場事務十月奉 命提督山東學政公念學政

一官爲朝廷養育人材厥任綦重歷試六郡精心校閱弊絕風清今相國海寧陳公時撫山左有秉公校士生童感悅之奏旋奉 溫綸獎勵公仰圖報稱益厲冰

操乃科試未終遭謹躬公變公慟不欲生銜哀罔極服闋授湖廣道監察御史監巳酉科文武順天鄉試武科有齊生者以未中的不得終試公破格收之竟得捷庚戌以武殿試第一人魁天下人咸以此奇公識尋陞通政司右叅議九年督修郭莽爾格隆二寺不踰年報竣改授奉天府府丞專司學政公念陪京重地加意振飭於奉錦二府各建考棚復量治學田試期給飲食以遽

請增學額殊失

上意降

旨切責尋議上降

一級公遂歸時甲寅歲也乾隆元年蒙 特旨召見尋

告歸前公遊宦時已奉謹躬公自劉村遷鴻士所遺果

園推從兄斗瞻居之至是就所居隙地藝花竹構小室

有終焉之志暇日與二三親故結耆老社每集或清談

或野步或敲棋覓句必竟日歡讌以爲常家居閱十四

載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一至公門郡守張公嘗贈聯

云聲華高栢府雅望重西河邑宰沈公亦贈詩有句云

岳陽酒市人同伍渭水漁家品一流其高風可想也公

內行修飭少事兩尊人先意承志無所忤休歸建宗祠

椽題楹桷胥循制祠成奉祖父母父母兩世主人祠春

秋集子姓人祀惟虔諸季久分居朝夕恒過從無間於

諸子皆視之如子與人交始終如同一同官黃某故人子

馬某值窮途咸解橐以濟其困今猶嘖嘖人口丙寅孟

秋朔爲公七十懸弧之辰親隣致祝顏其堂曰善氣怡

人共歡呼永日而去謂自是而耄耋期頤鄉人之所以

壽公者將更十年而一進固綿綿而未有已也孰意其

遽止於是哉公歿於乾隆丁卯距生於康熙丁巳得壽

七十有一恭遇

世宗憲皇帝登極覃恩誥授奉

政大夫以少尹降一級例授朝議大夫元配賈氏同邑

國學生諱三德公女 誥封宜人例封恭人歿於乾隆
戊辰距生於康熙辛酉得壽六十有八側室于氏歿於
乾隆乙丑距生於康熙丙寅得壽六十王氏張氏子二
人長審韶雍正壬子科舉人揀選知縣于氏出娶同邑
魏氏繼娶同邑樊氏次審信張氏出聘同邑宋氏女三
人長適同邑國學生賈生瓚次適同邑候補州同宋國
珪次適介邑國學生范清澧銘曰卜子西河有石室淨
心寺故潞公宅彼汾一曲六三德代有名流蔚史冊
帝顧西江土多瘠安能民生有起色我公蒞政翕
以闢谿山遠所羣情帖懋績升聞昇京秩天庾政弊深
學畫山左人文喜矜式陪京更溥詩書澤諸生宜且遵
成額遠請恩施疑汲汲 帝念老成姑薄斥宣室有
問將前席賢人竟值龍蛇厄彼蒼者天難致詰彌望青
青原上栢蕭瑟悲風吹白日

叅政蒼崖田公家傳 諸世器

公名呈瑞字介璞姓田氏別字蒼崖其先出自田子方
世居汾陽爲望族祖九龍父月洪皆贈叅政公初仕官
中書舍人未幾出襄事河工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改
陝西臨洮道兼理全省驛站事遇饑賑恤公策馬親行
郡縣山谷間恐豪右胥吏爲弊無及民之實於是稽察

嚴飭民賴以生此康熙壬辰歲也甲午大師西討綜理馬政稱職以軍功遷浙江金衢嚴道尋改署糧儲道事得征漕積弊滌空之而諸郡亢旱冒大暑省荒徃來烈日中獲疾屢乞休臺司皆倚公不允庚子冬疽發鬢卒於信安官署年五十有九櫬歸葬金山原之祖塋大學士朱公軾誌其墓公爲人恬雅沖抑雖席豐厚自奉甚儉約至親故有急難濟之不吝重貲方公幼時負異質進士張青岳先生見而嘉嘆以女妻焉爲諸生有文名三就布政司選不遇乃由中書起歷外任多實績在民其始至河南也相水勢宜石隄曰此處隄一壞則數萬家其魚矣舊隄易修易敗更之石未便告動公帑遂傾家貲成之以故見知於督河御史及在臨洮念救荒無奇策曰古所謂雲雨由人其事何地不可爲乎因相度地勢於蘭西石佛灣鑿渠引溉兼教民造水車汲入田歲增粟十餘萬石臨洮民念公德其所鑿萬世利也相與建公生祠蓋公所至務爲民久遠計類視此子二周震

叅政文湖田公家傳

諸世器

公名震字又起別字文湖叅政蒼崖公之次子初仕官盛京刑部員外郎轉本部湖廣江西二司出知姚安府

府境多山田磽确有大石湖當萬松山下爲衆流之衝
公相視地勢隄其下豬水二十里溉田可萬頃無憂暘
旱調雲南府先是普思蠻叛被繫者五百餘人將伺懈
爲變公廉知其謀爲計畫俾亂不作境得寧又調臨安
所轄苗疆其土司死子幼諸弟中有越次圖襲者當事
俱爲所蔽公至得其情實立正之乾隆己未以治行第
一奉 詔入都蒙 恩賜蟒袍貂皮人蔘香珠等物已
有 命待擢監司之任會大吏議開金沙江通銅運而
公在臨安會治道百四十里用車牛運銅事稱便以善
經畫倚公檄往督理凡六易寒暑乃竣事丁卯授陝西
驛鹽道未之任改湖北驛鹽道庚午兼理武昌權政以
前冒滇中瘴氣毒發卒年四十有五公素謙謹遵父兄
教十歲屬文卽與伯兄並以才名見稱稍長入都族父
陽城相國尤愛之京師貴人皆欲出已門下爭致關節
却不受至不入闈以自明公嘗謂吾生平碌碌仕途於
道無所聞惟有韻之文畧未荒落可信者惟此耳然公
歷官滇楚循良之聲聞於朝野苗疆民乃取其所斷疑
獄演劇記之凡遇事有卓識滇中舊不報災公始至姚
安值歲旱慨然曰 朝廷以赤子付有司雖遠猶近而
遺之乎請於臺司獲賑恤此後遂以公報災爲例木期

古處東川江外不隸滇蜀無頭目鈐轄行人過則出爲
寇鈔公之在臨安也減車從入其阻曉諭 朝廷德意
因示以威信衆聞言感激求內附歸復視要害數處設
堡寨寇患遂息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朱筠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
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
職又三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
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
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待先君子

於有所知識之時於先君子之行悽焉及少有所知識
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較然有古王彥方之風
然問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卽問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
何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於世恐言之
不實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
重學閔之無以爲子也學閔僅以其所知識者告子子
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筠謂如子言尊甫先生應銘法且
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代石以表行
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於阡無所辭謹按
先生諱曰英字彥傑山西汾陽人世居郡北之太平村

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却之臨終謂子孫曰吾受異人術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夫人率諸子避兵於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空入門坐堂中堵上抱兒泣俄見乳狸將子自水溝入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少孤而處豐不樹立易敗也於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名師何先生者遊奉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學甚高性尤怵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卽訶責求去食器有一竄駁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於縣中且死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交於其子者無不至縣有傅青主先生山之弟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人一錢先生與之交甚歡賙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張媪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老無所歸先生推母夫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死無以報曹氏恩惟祝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處

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固讓鄉人某以過見怒於其父艾過怒鳴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罕譬以天性道之父子歡然卒無閒長子學會與村中老農語言不相下先生聞之怒曰若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咎者邪若今且得罪於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農謝過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有所畏懼雍正中郡人苦巉商之橫而郡下地故可煎鹽且黃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郡中食無缺先生先率郡人具疏所以告於當事且言郡民願均鹽稅於田良便事聞得請而商竟逐郡人至今賴焉先生生平奉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先當其意而母不勞且喜甚會疾作母來視之雖憊極必強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豫知死時刻召諸子曰吾生五十年自問不覺有所慚惡惟不克終養吾母此心惓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卧其上獨置冠於胸微笑曰尙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日幼子學閔夢先生駕駟張蓋儀導甚偉徑來至家呼學閔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沒者邪先生生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月三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年

卒乾隆辛巳遇 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 贈先生
暨夫人如其官階子四人學曾學思學閔學雍孫六人
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
儉其詳具載於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生
之孝於親睦於家任郵於鄉黨敦篤於師友落落數端
用揭於墓道之右以告來者謹表

贈奉直大夫竹岩卞公墓誌銘

孫和相

余既守汾之明年一日故同寅友人卞君鳳傳謁余而
言曰某先君子之行甚高不求見知於人砥行礪德以
終其身迄今鄉之士大夫數者德宜有後者咸首推之
然歿後二十餘年猶闕然無一語以表先人之行非敢
緩也蓋懼夫當世之君子既未親見某先人之行事又
未熟聞其生平徒據其子追述之語雖不至於誣而人
且將以爲不信也今公既守汾之日久某先人之行事
既熟悉聞之矣夫親有善而弗能彰非所以爲人子也
敢乞公一言以垂於後余於公之爲人既知之詳心欽
者已非一日又重以鳳傳君之請夫余則何敢辭謹按
先生諱時庸字秉常竹岩其別號也幼有卓識讀書解
大義不習舉子業嘗讀西銘嘆曰聖賢立身之道盡在
是矣徒事章句無益也生平喜書法工臨摹其他別無

所嗜凡遇事巡巡若不勝及遇所當爲者輒身任不辭
凡其鄉人之憊獨鰥寡廢疾者莫不周給而終無德色
康熙六十一年晉大饑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艱

發帑以賑大中丞朱軾領其事公慷慨捐貲以濟所不
逮大中丞嘉之擬請於朝公固辭乃止歲至乙卯夏雨
水大發人罹水患公倡議築隄尋出千金身董其事並
鳩好義者捐貲落成之鄉人賴以安堵時有感謝者公
曰恤災救患吾素志也豈以煦煦爲仁要譽於鄉黨乎
公居鄉所爲率類此嗚呼使如公者得操尺寸之柄布
其所蘊蓄必能爲朝廷推廣恩德豈僅止於斯而已耶

然公雖未仕而其潛德幽光昭然耳目爲是鄉之人所
樂道不衰此豈區區邀名者之所能致哉公世居汾陽
曾祖諱國旺祖復亨父文郁累世積德爲汾巨族公事
生而失母七歲喪父事繼母備極子道夫人趙氏事繼
姑以孝聞姑患癱症不離側者十三年公生於康熙三
十六年三月初五日戌時卒於乾隆五年十月十四日
戌時距生年四十有四夫人趙氏少公三歲後公八年
卒後其子鳳傳君出爲雲南安寧州牧二十六年逢
國大慶得贈及父母 誥贈公奉直大夫安寧州知州
趙夫人贈宜人葬在峪導河之北原公二子長曰懷詔

卽鳳傳君次懷誥候銓守禦所千總女一遷邑庠生賈
柄孫三人曰珩曰子聲曰子珮爲之銘曰卜山之側汾
水之陽爰有佳城鬱鬱蒼蒼其城維何吉人之宅自昔
盟心患不通澤世之長者今之古人居則濟物德宜於
民生而有裨死且不朽幽蘭空谷曰君子壽

治汾說

知汾州府孫和相

乾隆二十六年文水縣知縣顧學海議稱縣境汾
河自清源縣交界之榆林村起至田家堡永樂村
平遙縣交界止餘六十餘里爲寧武靜樂陽曲
壽陽榆次太原太谷徐溝清源交城祁縣永寧州
衆水匯歸之處汾河而外尚有文峪瓦窯磁窯蒿
泊五馬等河亦俱流入交邑籍汾洩水夏秋汾水
泛漲其勢洶洶遷徙無定自古及今從無堤埝而
田家堡以上河槽深闊水患尙少下游永樂村以

下平遙汾陽一帶河槽甚淺其害爲甚沿河沙土
不堅督民所築之隄又非官工可比本浮鬆單薄
不足以防異漲又稱汾河遷徙靡常一國初數十
年來已不知幾經更易耆老目擊者猶能歷歷言
之凡遇異漲奪溜改道之時奔騰浩瀾頃刻另自
成槽寔非單薄隄堰所能防禦而汾河水隨沙壅
附近悉繫帶沙之土其性鬆浮萬難挑濬且亦不
堪築隄目下所有隄堰高寬不過數尺各處民力
不齊原皆有名無實是無隄固難禁其泛濫有隄
亦不能保其歸槽無隄而在上游四處散漫之害
輕有隄而聚於下游一處衝決之害重嗣於二十
七年平遙縣知縣李在田議稱縣境汾河自文水
縣交界之回回堡起至介休縣交界之李世村止
餘亘四十餘里自築夾版隄堰以來汾水泛漲之
際急流衝決勢不能免地畝更多受害似不若廢
棄隄堰聽水漫散順流卽有淹沒爲害亦輕縣境
與文水縣情形相同民間向有護村隄堰似可做
照文水縣沿河有種麥田者亦聽築隄防水麥收
後卽行廢棄聽其漫灘民力獲免疲敝且汾河水
勢洶洶沙土築隄不能堅實一經泛漲卽至衝決

終歸無益不如順水之性聽其自流無庸兩岸修築夾版隄堰

汾水上自太原府之文水縣下至府屬之介休縣百餘里間每遇夏秋水漲近河居民田廬屢被淹沒乾隆二十一年曾議於河身兩岸修築夾版隄堰因旋築旋衝遂惟於種麥之處各自築堰保護麥田歲十月起工二月竣工六月麥既收卽聽其衝漫其後文水縣知縣顧學海平遙縣知縣李在田廢隄之議不過以汾川泛漲時單薄之隄徒做民力無補於事而已夫黃河二漳永定子牙等河最難施治沿河亦多沙土尙可爲隄而謂汾不可隄無是理也汾自陽曲太原徐溝而下匯合衆

流至此勢已盛大而汾陽孝義之東平遙之西介休之北古時往往多陂澤則地勢卑下可知後代改爲民田聚爲村落由來已久遂忘其本澤地也考昔人棄地爲澤之意禹貢曰九澤既陂胡朏明云陂卽隄也而川澤之隄其用各異川於兩岸築隄制其旁溢澤則環而陂之爲水門以時蓄洩川水暴至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則開下門以溉田書傳所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廬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六石門號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

築塘周廻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闕二陰溝十九
南隄陰溝十四此古陂法也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
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觀此可知
廢澤爲田出於謀國者之見小利而貽大害古人瀦水
之地無尺寸不耕致百川決溢民無寧居翟方進壞汝
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呿惶二湖
以爲田而太守不許近考之府境城東文湖宋時名西
河濼轉運使王沿廢爲田民不以爲便熙寧時御史劉
述請復之金大定間濱湖居民又欲涸以爲田州守傅
慎徽力爲嚴禁陂之不可廢也如此今如西河濼鄆城
泊之屬在府境汾州左右者一皆輸賦民田有川無陂
水大至則渾洪暴怒無所分殺徒恃隄制防亦非左右
各棄地數里厚爲之隄固難以禦盛漲也若倣黃河隄
工以治汾半之亦已足計豁糧地凡若干頃晦民失其
業宜規畫奠安之者凡若干戶是以一時難行不得不
爲之說謂聽水漫散之害輕而已如僅漫散害猶可測
而按之顧議中有數十年來幾經更易奔騰浩瀚頃刻
成槽之語此汾川轉徙實錄然則居民適當其衝者隨
流而下何可不預爲籌哉

狄武襄公神道碑跋

曹學閔

宋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護國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河中尹判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七百戶食實封貳阡一百戶贈中書令兼尙書令諡武襄狄公神道碑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尙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昭文館知審官院提舉集禧觀公事上騎都尉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奉勅撰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尙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奉勅書其碑額則仁宗御書賜之故碑文之上方別題御篆賜額四大字不與諸臣儕也碑文首云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於州未幾薨聞考宋史本傳嘉祐中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薨卒仁宗以至和三年九月辛卯改元嘉祐青之罷樞密在是年八月故碑文猶稱至和也傳當云嘉祐初而云嘉祐中其卒在二年三月而云二月皆史家之失也傳稱爲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碑止書保大軍傳稱爲秦州刺史碑作秦州皆當以碑爲正儂知高他書多

汾陽縣志 卷十三
作智高古字蓋通用也武襄之功宋中葉以後罕有及之者而中朝文臣出死力以沮抑之雖以歐陽公劉原甫之賢猶并爲一談意欲殺之而後快不已甚乎徒使折衝禦侮之臣不得久安於朝宋之不振有自來矣

西河考

曹學閔

西河之名始見於禹貢雍州西距黑水東據大河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雍州之東而云西河者據堯都冀州言之猶豫州之河曰南河也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歷龍門以至華陰幾二千里皆在冀州之西則皆得以西河目之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者特因經有龍門西河之文而言非謂龍門以北不得稱西河也王制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亦舉河之大勢而言所謂西河者泛指瀕河之地非專指一處春秋之世晉爲強大西有河外與秦接壤漢書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圉落之間此在今延綏榆林之境左傳將爲子除館於西河注家未詳其地蓋在晉都之西是則西河之名不專屬一地明矣自三家分晉魏氏得晉西河之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卽今汾州又引括地志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之北

堰城當爲隰城之訛

晉改茲氏縣爲隰城縣唐上元元年改西河縣卽今汾陽縣也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

頂上平地十餘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者西

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元和郡縣志云汾州西河

郡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

爲西河守皆謂此也又云謁泉山上有石室去地五十

餘丈頂上平地可十頃相傳以爲子夏石室又云卜商

祠在西河縣北四十里按謁泉竭泉隱泉一山而三名

而子夏石室之在此山兩書無異詞蓋汾州西距河僅

二百餘里故有西河之名曹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於

此亦必因古名命之且子夏教授之石室在焉則汾州

之爲古西河審矣鄭康成注檀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云龍門至華陰之地後人疑子夏不當居汾州以此然

康成究未實指西河所在似猶疑而未決之詞史記索

隱引劉氏說稱同州西河縣有子夏石室學堂然元和

郡縣志同州不言有子夏石室恐是附會不足信史記

胡衍謂樗里子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

正義以爲西河之外謂同華諸州也傳記稱子夏教授

西河矣不云教授西河之外則以爲在同州郃陽者益

難據卽曰魏都安邑去汾州爲遠然汾實在魏之封內

以廣輪計之不過五六百里之間文侯果能尊師重道

何患遠莫致之元和郡縣志載魏文侯墳在孝義縣西五里段干木墳在孝義縣東北二十五里前哲相傳已久則子夏之教授於此亦何疑焉若史記匈奴傳所云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者似又在汾州西北蓋魏時西河郡境跨大河之西與上郡壤相接漢志秦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者卽謂河以西之地非能盡西河之域而得之也其他史傳稱西河者不一史記趙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蓋趙之北境亦距河故亦稱西河而非魏之西河也史記韓信從夏陽以木罌餽渡軍襲安邑而李左車謂信涉西河虜魏王此夏陽之西河非汾州之西河也漢武帝置西河郡治富昌縣在大河之西今爲塞外河套之地與汾之西河尤遠汾陽舊志凡文涉西河者并摭入沿革擇焉不精徒啟後人之惑故辨之如此

西河考 王竣功

西河之名見於禹貢而史家之記載爲特詳後人第弗深考耳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又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蓋主冀而言河在西故謂之西河然但據河言之非以名其地也戰國之時魏有西河之地而逼近於秦其在河以東者則趙魏二國之分境也故史記胡

衍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趙世家主父
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魏翟璜曰西河之守臣之
所進也由是觀之則二國固各以西河名其地矣然亦
但據河以爲名而寔非有分地也漢氏以來始建西河
郡領三十六縣其在河之東者美稷中陽平周蘭離石
隰城臨水土軍八邑而已其餘二十八縣皆在西河而
郡治建焉則此八邑之在西河如今河北三府之隸河
南耳永和五年始徙郡治於河東之離石至司馬晉建
西河國統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四縣後代因之始異於
古矣故嘗論之禹貢之西河因地以名河卽因河以紀
地至戰國時則遂以河名其地矣漢之西河跨河而置
郡卽據河爲郡名至晉宋後則但沿其郡之名而幾失
其地之實矣今不覈其源流而直以晉宋後之西河當
漢郡遂專以今之汾郡爲西河豈不誤哉

黃櫨嶺候館關路記

知汾陽縣朱濟

汾陽古茲氏也羣山亘其右汾川行其左而黃櫨嶺爲
西山之隘口東魏武定中齊獻武出北道度赤洪嶺斜
律金爲南道軍司則繇黃櫨嶺出與之會前代嘗置關
嶺上憑高爲固循山峽而東則金鎖關亦曰向陽關元
天歷初令汾州之向陽關穿塹壘石是也束於峽曾不

容軌峽之南取徑亦西達黃樞乾隆丙戌秋城臨縣余分與其役明年秋事竣凡募工匠踰三百里乃抵隴余念未傅工不計傭值則工匠苦途遠因令一往一來卽鑿治道路不虛其在途之日東起黃樞之東二十里西越嶺行永寧州境又三十里許曩者崎嶇巖險至是始可通車無阻當嶺之隘舊有廟曰石雲菴去居民遼闊東西行仰空循磴力疲喘息不能定乃躋乎是況大吏以歲時行部歷險僻度雲霄誠不可無在疆候館茲廡南嚮四楹東西廡暨廚竈備門亦四楹兩旁爲茶亭蓋余於城臨工竣之月歸而創建焉然山高風勁阪陀敲危房舍道路均成之甚難而廢壞也易都數歲中便官之日暫便民之日久倘蒞斯邑者恒治之於未廢修之於未壞其暫者屬在典文久者尤施政大經也用識歲月以俟後之君子

永安鎮候館記

知汾陽縣朱濟

縣令畫地而理有城池民人社稷如古諸侯然上屬於府又土之則監司大吏汾陽雖倚郭縣而其北卽與太原之文水鄰大吏以時省疆土觀民風由太原而來過文水屆汾陽北境首及永安鎮疆之寓望宜於是乎在乾隆己卯知縣馮兆麟因舊義倉地爲公廨凡四楹左

右廡各三間余以丙戌來茲邑見房舍址隘且敝側漫
漶倉卒除門戒候仍假民居待公用顧未能卽展新之
戊子秋仲乃購其旁地增北房二間小房一間東三間
畫分兩院前購四間在西照牆一左側樹碑一禁胥役
毋藉備公館名擾里民稽之周官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才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永安距縣治三十里禮當設路室而地
寔入疆之首候館修除在疆事也可云非官守責歟因
書以誌諸石

故宜人董氏家傳

沈初

宜人姓董氏貢生廷佐公諱輔之仲女年十四歸於鳳
傳卞公甫逾月舅姑咸喜語人輒言新婦恭儉勤慎鳳
傳公名懷詔倜儻士也不吝施與好賓客宜人又往往
佐其志遇親黨中貧乏必勸周之有求無不應客至設
宴宜人必躬治具不以委之僮婢及鳳傳公爲雲南安
寧州牧宜人隨之任所州故有鹽政民充竈戶者虧額
煎踰二十萬例官民分補而民窮無所出鳳傳公方以
其事徘徊於念宜人從容言曰所理民人至數十戶免
於罪死雖一家獨貧退而家居榮也遂傾家貲代補之
宜人自爲女子時不好華靡嚴重有容度或終日靜默

性純篤不樂以才見而通書史且善算子曰珩日子聲
曰子珮珩庚寅舉人子聲博士弟子員幼時讀經書皆
宜人所親授其隨之安寧也於出入會計悉理之以故
鳳傳公得一心於民事前時宜人既歸之明年舅歿姑
得癆症宜人視飲食藥物晝夜侍疾卧則連衣就側伺
動息姑見其勞再四慰遣之退就戶牖外不敢令姑見
實未嘗離而卽安故里黨中共稱宜人之孝蓋出其天
性然也珩爲余妹婿是以余得備聞而書之

重脩學宮并補纂志書疏

知汾陽縣李文起

蓋聞化民成俗首重泮林育德儲才斷推費序自漢祖
大牢躬祀代著馨香暨文宣封號加隆世崇丹雘故宮
墻數仞允宜宏壯其規模庶宗廟百官足以包羅夫美

富汾陽

文廟學校名區初統於州猶居關外後分爲縣始建城中

甲第蟬聯固已發祥不少人材蔚起咸知肇瑞良多在
當年烏革輦飛觀瞻是肅何今日風搖雨蝕剝落堪虞
蓋成毀之形雖存物理而更張之事實在人爲本縣嶺
嶠書生天涯薄宦出而從政不辭案牘之勞形志在修
文竊慕弦歌之雅化夫纂修記注王國固備專官合姓
聯宗世家亦傳私譜况乎堂堂劇邑本文章薈萃之鄉

赫赫名疆又賢達居遊之地江山秀毓資文藻以尤彰
人物英多藉品題而愈著惟茲邑誌暨乎

學宮兩役不容後先一時自當咸舉然而集腋成裘必千
狐之並購范金作鼎亦九土之是求用告闔屬士民故
家耆宿現在定中揆吉召彼司空且並搜逸拾遺授諸
宗匠夫園因祇號尙鋪長者之金橋以犀名猶解大夫
之帶豈人文根本之地反云舊貫是仍而風俗沿革之
書漫曰前規可守相期踴躍幸勿因循苟能錢布如流
自爾功成指日將見美輪美奐

聖靈妥而文運愈興或續或刪載籍成而風聲克樹爰申頌
悃曷任企予

汾陽縣修學碑 知汾陽縣李文起

皇帝御極三十又五年予來令于汾肅謁文廟睹其垣殿亭
廡迤及齋廊牲殺之所欹蝕糜黷蓬蒿載塗怒焉傷之
予維

國家涵煦甄陶百有餘載文教熙浹海隅外內都都邑邑
咸崇學校宏獎士氣凡厥弟子其隸於博士者罔不蒸
被以光道化矧汾陽爲冀州名都陶唐氏之遺烈存焉
星野屬參觜觶之分在昔高辛氏之子實沈遷于大夏
主參唐人是因於是乎參爲晉星而實沈爲參神金天

氏有裔子昧爲元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於是乎封諸汾川而臺駘爲汾神蓋徵諸左氏其爲神明之所啓闢甚遠元冥者水神也水於德爲智參鬻鱮爲西南經宿在辰爲申在斗建爲巳天官家言巳申合亦爲水天地嚴凝之氣始於坤維天地潔齊之氣盛於巽戶其應篤實而文明匪他方域所克儷則其得諸天地者甚厚予嘗大其戶料其民觀其風俗憂深思遠民性憇悶視東南醜猾之氣勝焉第荒于教也久縱沐浴

聖明之化猶多喬僊自安卽籍諸校者檢句讀核詞章以希弋獲而於經濟之學罔克奮勵庸底於有成烏虜誰非吏茲土者之責與且夫汾故魏疆魏文侯之賢也師卜子夏受經藝軾段干木之廬嘆田子方之論其風流漸暨於西河迄今猶一二道之雖秦漢而下宋齊梁陳之世正學凌夷乃文中子河汾教授躡踵聖賢風聲鼓舞克偕卜氏之澤嚮應則汾中士氣從古以實學鳴學校之在汾其所關豈不甚大廟祀先師不知助何世殿庭有元時碑文字剝蝕如蟲齧而年號猶可捫識學之重建也蓋在元順帝至元間攷郡志金時有李山修學記顧不具創廟本末佚矣肇造曷由券焉然而汾陽自古

隩區秦隸太原郡漢因之治茲氏晉隸西河國北魏因之治隰城後漢及隋唐時併時省金時爲汾陽軍宋元均隸汾州治西河風有聞人磊磊軒揭唯五代干戈之秋朝梁暮晉被蹂躪者五十年幸藉歷朝亭毒越七百禩以迄于今誠教之以實學俾知感發必有興者矧自漢高祖特祀曲阜天下郡國胥得舍萊於學官爲博士弟子肄業之地所從來久遠奚問廟祀權輿何代第今廟固州學非縣學也自明神宗朝升汾爲郡未嘗改建縣倚郭而學隨之

國朝之初翰林朱公之俊徙郡學於慶成廢府前令崔君秉政肇以州學爲縣學大加修治咸與維新而縣之學乃自東關立信廂改列於城之巽隅事在康熙十有五年踰今又幾百載中間屢經完繕而采椽聖蜃以腐以瀉竟致若此則商所以除治者甚亟爰與士紳集議靡或頓沮諏日經營閱時無幾由戶而堂而室炳焉用章歛者繩之蝕者綴之糜者璞之黠者絢之罔不整飭

先師之靈俾獲憑依而學校中士庶可斷斷魚雅維誦於其側以無愧經生之實學卽未敢奢望斬有如卜子之文學俎豆廟庭然易詩禮春秋傳注墜緒未亡河汾之墟元經中說遺編猶可習也不然郭林宗之有道賈子

厚之洗心一代清流羣倫模楷不然王延元之行義宋延清之詩筆輝映前後卓絕時人又不然王侍中張司業孔布政及進士第致通顯亦學校士所健羨况文忠烈爲社稷臣狄武襄寄封疆任克與韓魏公富鄭公范文正公諸賢功名赫奕震懾夷夏胥鄉先生也歲時黉饗博士弟子犇奏墀下其亦有撫遺迹而穆然思者乎則茲學之修其繫於汾土也抑不可謂不甚要臯者屢修是學未有誦言其鄉之垂諸史者爲汾人道則士雖籍於學校疇有豔焉今吏茲土思次第與民更始獨惟學校關人才之休替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吏治蓋莫先之矧今

慶典洋溢豈弟作人誦棫樸之六章同符昔軌禮部試報罷首治辟離上舍居肄業士予小臣罔由報稱亦克籍邦人助翼新此頽宮庶塞謗戾於其工之藏也纂述掌故爲士儀刑而學之係於士者要修之係於學者亟詳著厥實凡天地之所以毓神明之所以治前言往行之所以傳悉臚而注諸學校之成俾籍學校者睹焉其胥用勸一切鱗雜別系於陰乃作辭鑱於麗牲之碑

汾水之陽律中中呂星分白虎民事葆旅唐風伊淳魏風伊儉唐魏餘黎士也有檢勸之以學導之以文西有

卜山峙于汾之濱自古在昔羣公先正此邦有穀奈何
弗敬文學攸歸莫如敦行景彼典刑曰維

先聖廟祀之隆罔不祗肅維草其宅在汾一曲薙其榛蕪
宮其垣牆飾其椽題煥其堂皇維昔之日我其瘳矣維
今之日乃無悔矣自今伊始士日濟濟以簡而文亦温
而理曰有賢才曰有經緯曰有文章曰有鼎鼐

碑陰記

是役也令辟之屬

萬瓦蓋之屬

萬

構櫺節稅之屬

千磚埴之工

百斤

斧之工

百刮磨之工

十績畫之工

十費銀之以銖計者

千有 百泉

之以緡計者

百有 十米粟之以斗計者

百經始於

月 日落成於

月 日計時閱 甲子鳩其費者

爲首庸集其事者

爲著

勤維時教諭趙君

曰

鄒訓導王君廷淑典史虞君

曰山

於法皆得備書知縣事李文起記

道光三十年重修

補遺

增修崇勝寺記

明氣進一
王近臣

寺在州之大相里爲東北一大叢林始建於齊天寶三年至我朝宏治元年羅城大相二里重修碑版所記甚詳余不復贅壽官樊公友大相之巨族也商遼左聞子被虜誓天無恙願以囊金供佛已而獲全遂捐千金付紀首李承陽樊璠等仍令募化工力勸建七佛殿七間東廊塑靈山一會西廊塑西方聖境各十間友尋故其子寬敬住克成前志以萬曆十二年動工至二十年落成棟宇崔巍金碧輝煌視前大備矣敬好佛赴南京請經亦故寬欲顯父弟善緣廼礮石請記余株守儒術素不諳佛法但目擊道存則亦不敢無說儒曰盡心知性

佛曰明心見性此無以甚異然儒則由學問思辨以上達乎天德佛則欲屏思息慮直窺實際此猶登山而期飛其巔噫亦難矣儒之道特在人倫父子之間佛之道欲外人倫遺父子遂以世故爲麗贅山河大地爲幻妄不知形器外更有何道而道果窅窅冥冥已乎雖然其可以善吾俗者三曰慈悲曰忍辱曰施捨慈悲可以祛虐忍辱可以祛忿施捨可以祛吝樊氏子修此三者乎庶幾哉不叛佛道矣不然飾崇佛之名而實則背馳於佛何十王殿種種惡道迺不善人之影樣也庸無湯乎哉因記及之爲勸俗一助明萬曆二十年八月

汾陽縣志 卷十三 藝文
重修儒學碑

國朝提督學政
盧元培

自牟訓二尼之徒盛而儒教浸衰蓋彼爲新奇詭誕之說足以惑世動衆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終身由之而莫之知此佞佛好黃老者之所以簧天下也苟非有以正之則其趨愈下將何以爲江漢秋陽砥予承

天子命督學三晉下車之日卽行所屬毀淫祠修

文廟黜異端崇正學及歷各郡必謁

先師登明倫堂集諸生講解大義以故晉之爲府者五爲州者三皆身歷其地見學宮之新舊大小雖未極壯麗而亦不傷於傾圮惟汾州一學始以州而改府遂以

州學爲府學更設縣學於東關之立信廂形家者多以其地卑下爲憾兵火之後府學告頽以故明藩府代而擴之輝煌璀璨實甲天下縣學則仍其舊風雨不除烏鼠未去誰其過而問焉夫一城之內而華者若彼陋者若此匪獨家於汾者之羞亦宦於汾者之責也汾陽令崔君上之郡守曹公遞襄其事卽府學之故址建爲縣學捐清俸以爲之倡遂使富不惜貲貧不吝力三閱月而遂告落成其殿宇之崇閣廊廡之藻績亭閣之絢爛棟楹之崢嶸已別有記以紀之獨是守與令之爲政而知大體則有不可沒者夫稱循良之吏莫盛於漢然龔

黃卓魯當彼彼氏未熾之時不過以發奸摘伏著能而未聞有尊師重道之舉則後來者不更有上焉者乎適予錄汾郡諸士科汾之父老子弟接踵於道僉曰守與令皆爲

聖天子襄右文之化也夫予董學政而守與令實有裨於學政以佐予之不逮卜子文中之教澤不再見於河汾哉因書於石以爲比爲政而務得其大體者勸康熙戊午端月

四書主意會宗序 朱之俊

四子書與五經相表裏漢箋宋注學人童而習之白首尙不能了其意義其弊由於循行數墨摘葉尋枝認他人珍爲自己寶正先儒所謂饒君徧識多聞胸中只成一部爾雅者也於是高才生外箋疏之誤人翻學究之窠臼取天竺古先生之言牽合附會於其間其言曰這箇消息自孔顏去後寂爾不傳全賴初祖西來透出千年絕學真種子遂將十二部三大藏千七百則中機語權語封紙敲作撻地呼天種種幻怪語發明四子書俾末學膚受輩展卷一望盡墮雲霧天資稍穎異者從此或得個人處然盡捨本教從事禪門勢不至盡驅儒人釋不止嗟乎此真尼山之罪人也余無力反撥問業者

拈此種相質余一概芟夷因集諸家名論彙成一書名曰會宗宗者何也心是也會宗者何千聖之心至今在從我一心參千聖之心卽取千聖之心合我之心兩相印契卽是了悟何必執口頭義作弄影小兒乎試觀一燈能化作百千燈而百千燈不以出自一燈而光少異一燈亦不因化作百千燈而自減其光所以然者燈燈之性各有光也個個人心有仲尼人若到豁然大悟與往聖先賢了無分別不過一一作我證明耳此固人人可能非甚竒特事也昔有人問一先輩曰某於學有未會處乞先生教我曰我亦不會人曰先生教人如何不會曰我不會汝不會處快哉斯語所謂直從膏肓穴上下針砭者也余纂是論支離盡掃葛藤盡斷惺惺直揭姚江之鏡常磨的的親傳象山之擔頓減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在神而明之者順治戊戌中秋月

張元九先生詩集序

呂文樓

詩者人心力所造而微妙自然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匪直鉗錘能運神巧蓋有德者自必有言詩之所以貴也先生諱元慶家世西河其先甲第蟬聯素稱望族適遭闖難汾上多士敦詩說禮者幾至乏人而先生卒能維持名教以詩禮自守我朝定鼎卽以其學

公之於世乙酉舉鄉薦丙戌成進士其文詞典雅固爲
貼括家所罕觀迨後之任德平不踰年以直道被黜因
以長歌短句寫胸中之牢騷此榮壽堂集之所由來也
予生也晚不克親采儀範辛亥春先生曾孫石取是集
將付諸梓勉予爲序先生之詩凡諸後學自能翕然景
仰予亦何敢復贊一詞獨難其於兵火殘敝之餘猶能
以文章道德卓越來茲也時順治辛亥上巳日

正誤

宋狄武襄碑銘 按神道碑在公墓域巋然無恙乃僅
錄其銘非是

元虞集呂簡肅神道碑 當依石本將刪削者鈔補

明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此碑乃陽城張慎

言作記崇禎辛未分巡冀南道王肇生平陵川獬賊事

載陵川縣志 按明制山西分守冀南道駐汾州分巡

冀南道駐潞安郡志分守冀南道萬曆三十八年以後

題名均佚僅據此碑列肇生於名宦平寇乃平陵川獬

賊與汾州無涉郡志以冀南道名銜摭拾而未詳守巡

遂致誤收 明史職官志守巡列銜不同守道隸布政

司兼參政參議銜巡道隸按察司兼副使僉事銜山西

通志職官門肇生官副使名宦門肇生以舉人累官分

巡冀南道平陵川賊馬小懷之亂壬申流寇將自河南
入請兵撫軍扼之歷叙宦績無一字及汾州

無名氏五烈傳 按此乃 國朝朱之俊作之俊以璫
案得罪清議乾隆中修郡志擯而不錄似矣邑志既列
之文苑門乃於此及所錄雜體詩九首復削其名非是

續編

立義塾施義塾田記 呂文樞

禮義生於學校而風化肇於鄉閭自昔然也 先君大
 人居勤施樂善嘗經始里塾為作育鄉隣子弟計旋
 以疾棄世舊舍亦別作公所志未舒而事遂寢小子_支
 櫛每體此意不敢忘越數年於村之東門外得閒舍三
 楹及洞屋三間度可以為學舍爰承先志延師設教俾
 里中存志者咸講習於中又慮不足計久遠旋值上清
 宮興工欲售此基外地十八畝余即解囊百金贖購得
 焉此地舊為園田有二井可以灌畦蔬歲所產可為塾
 師供饘粥永捐此田為義塾之需或有不敷余將別籌
 為補助原植五柳三桃漸培而增之葱蔚成蹊亦將有

菁莪樸棫之觀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余將彙鄉之單
 寒子弟而萃之學宮庶幾農隴穉子亦識詩書逢華童
 蒙克偕禮義月臨午夜吟唔與機杼同鳴雞唱晨光吟
 誦共轆轤互應豈非文運之所由以興乎抑余思此地
 舊名書案周方隆起若案形然其位居東南隅得巽宮
 巽為風主文明之象是造物設是以鍾風氣之先久矣
 柳州所謂田夫俗子曰習而陋之者前人不察而得
 之於今而得之於今之我我得而闢蠶叢破天荒以倡
 始於今或地氣所鍾向之鬱結而未舒者自今油油勃
 勃日吐納而歸諸人而人材之鼓舞於斯者亦彬彬郁

郁霞蔚雲蒸而不可遏可不謂人以地徠地以人靈也
與夫風化之成必由來者漸也特天下事莫爲之創胡
爲觀始莫爲之繼孰與觀成是舉也創自先大人余
小子乃得繼之而洎自今相沿以終濟其美則不無望
於我族姓及我董事勸義鄉人也

設義倉施義倉田記

呂文標

義學之事旣舉余又爲無恒產者計焉夫枵腹而談詩
書號寒而偕誦讀慮非人情不可近是以古人勤教化
必籌衣食誠相需以爲功也特是事行於上則道可以
廣濟而行於下雖山區僻壤亦足資爲生養之助何者

族黨有周恤之情而同井有共助之義道固然也顧乃
目擊鄉鄰之貧寒孤寡嗷嗷待哺而或忍焉而弗顧或
自謂無餘可以及人者比比而然亦思濟人而必待有
餘此西江之水所以無補於涸轍也非好吝者之所爲
借口也乎余思涓滴之澤雖不足以解涸煩而未必無
益於小補昭烈謂勿以善小而不爲者此也余嘗踵
先大人憐貧周急之事而行之於鄉輾轉助贖歷有年
所矣究慮其久而不繼也爰施義田十六畝又捐穀四
十石倣朱子社倉遺意設義倉以貯之擇里中公直及
子姪方正輩董其事其困乏無依者給之而不責其償

或力勤本業偶缺於日用及婚喪大事借資焉而亦不取其息量豐歉謹出入權可否酌多寡悉令司事者主之聊以舒吾濟人之心云爾嗣後或自樂輸或公設法積貯一人倡而百人和將積小以成巨安見彈丸一隅不久沿親睦之風與夫禮義生於富足其因義倉而人不憂困乏困乏無憂而人得相習於教化則義倉之設實與義學之立相表裏終相與以有成也是更余之深心厚望也乃並一時董事呂審寬鄭仁呂審煇鄭可成並紀之以爲共勸云

施義塚記

呂文樞

義塚爲無葬者設也 先君施義塚七畝於宏士材之西旣正經界立石以記之餘無庸贅扣更有附言者汾俗拋棄嬰兒屍相沿已久愚者謂埋則不轉生堪輿謂少殤不入祖塋而不知殘忍之已甚也夫孝慈一理上世不葬其親見狐狸食而慘焉豈子女遂可爲狐狸食耶假令以兒屍飼犬呼其父母見之未有不酸鼻涓涕者此意亟宜猛省矣 先君每嘆積習傷恩大千天地之和時欲化之樞因是論及焉俾嬰兒之歿亦得葬是立其遠不及者各體此意而行之敦倫長愛或亦移風易俗之一助云

汾陽縣志 卷十三 藝文 文學呂君東臯傳

呂文據

文學以載道也故古人篤志居稽以求身心之合非徒章句爲也惟本身以推教如吾汾呂東臯者足稱文學也已東臯與余同姓不宗名肯堂字子建東臯其號也少有宿慧讀書輒能悟十二三歲能文詩賦字學皆了然心目有所作迥異尋常丹青篆刻亦工終恐玩物喪志一切屏去精學經學成童補博士弟子受知於督學使者汪公每試輒冠軍學使高公延之晉陽書院乃學優數竒屢躋場屋東臯亦不以此介意惟務爲修己治人之學少剛直每談不平事則義形於色而諛詞邪行輒不能容長學爲和平胸中涇渭必別絕口不藏否人物東萊之變化氣質東臯有焉稠人廣坐衆或戲狎而東臯危坐自若非禮之地不隨衆而往安分守道不惑戚於貧賤不役役於富貴守令涖汾者慕其賢時欲與遊東臯守澹臺之節郡守白公設坐三邀之而辭益力劉公就與論詩東臯賦詩一章一揖而別其他郡守張公別駕黃公邑令張公屢托人轉致而東臯弗屈也學使厲公以行優選貢太學東臯肄業雍中六館之士仰其學欽其行洽然尊之然終以守正爲時所忌而歸汾人士競願遊其門就學者衆余亦遣子姪往從蓋東臯

之講學體認切實指示精密其教人不以文藝爲優而以品行爲尚也東臯詩文甚夥然不以此自重與余交競競以道義相勗曲沃崔靜君先生東臯心慕其品行每囑余若來汾必就見焉余欲以東臯所著作轉致而東臯卒不以寄余窺其意猶嫌自售也今歲壬戌東臯年五十有六寢疾猶汲汲以正心術立人品勉勵門人及卒哭祭者遍汾邑共助棺衾葬之日弔者盈路余哭思不置因取所著作和淚讀之見其文而知其學學之醇而文乃有用是誠爲吾汾文學之士也哉

石雁辨

呂文樞

汾郡卜山之陽峰巒掩映有石雁形汾人因有石雁照汾州清官不到頭之謠亦不知其何自昉也其間清濁守令升沉不知凡幾也自有明汾守劉一佺鑄雙鳳鎮之尋擢觀察於是涖茲土者益信是謠矣康熙間風壤鐵鳳一平令急爲補鑄終掛彈章以余目擊汾守令連黜數人皆以苞苴廢余戲減一字云石雁照汾清官不到讒者以告馮令馮令尙屬清流公會之暇向余曰前令連黜誠如先生所減謠言者余曰是亦在人耳如公下車又可減一字矣曰石雁照清官到馮公笑而領之旋陞府司馬夫一謠也可任意加減而升沉不一石雁

何關乎人而鐵鳳何爲哉閱縣志宋趙瞻官樞密明葛守禮官大司馬皆蒞汾清正者其他名宦接踵不以石雁累也抑余更有言王衍拂塵清談潔如雞中鶴及勸進石勒排牆之際污穢乞憐狄梁公混跡周廷卒以存唐爲中流砥柱是清官且有辨矣至到頭一語以官言也文文山留夢炎皆有宋狀元宰輔一全節一屈身將以屈身者爲到頭耶明首輔魏廣微諂事閹宦趙南星曰見泉無子其孫見大學士魏廣微扁額夜竊毀之夫官至宰輔可謂到頭矣乃至人以父爲絕嗣孫以祖爲辱已視汾令之罵賊而死者何如也吉凶顯晦有命豈係乎雁鳳哉人未知此是學之不講也童年習之止爲綴句集字之文以釣榮弋祿謀利計功之念固結於中而不可解教以循謹卽有訾議者昧乎進禮退義之節其得人爵也並未知天爵濁者希位要寵清者急功近名好高者言理則類佛老論事則入管商此學術之壞而惟知爵位之到頭也夫性分之良貴有常存於吾身者則亦盡其在我而已又何到頭不到頭之足慮哉後之蒞汾者可以深長思矣

唐郭君碑跋

王昶

按此碑前段不知缺幾行後則銘詞全缺存者二十一

行惟前一行後二行存字無幾餘則每行祇缺數字尙可讀也文中姓名里貫全泐賴額題郭君二字知其姓首行泐文中有州刺史字司徒公字必是先世之歷官又有分銅虎字高宗之世不避虎也又有志隆字玩上文義當是其祖名其父嵩祖與父皆無官位此下叙君之事蹟云大唐建義旗薦名相府揮霜劍而斬老生奮長戟而摧霍邑授上儀同三司時絳州逆命獲勲居最授朝請大夫武周作梗建德亂階危口孤立是曰浩州總管眞鄉公李仲文任之心膂展効立功授上輕車都尉貞觀三年頡利擾亂邊垂太宗文皇帝命英公薄伐

公獲勲第一授上大將軍賞物四百段召公爲金門關口將七年又辟公滕王口府司馬固辭不受太宗文皇帝崩遺詔起義元從斑例加勲詔授上柱國皇帝駕幸并州公策駟遠口蒙恩下遭疾薨於私第以乾封二年歲次丁卯十一月丁巳廿八日甲申遷窆於大夏鄉隱泉之原夫人王氏令望江東派流并部子宏道並在親衛亞劉宗之兩驥埒韋氏之雙珠云云此君之大略也唐書宰相世系表郭氏後漢末大司農郭全代居陽曲裔孫徙潁州又華陰郭氏出自太原子孫徙馮翊又郭有道裔孫居魏州昌樂又中山郭氏世居彭城凡此數

汾陽縣志 卷十三 藝文
派皆無君祖父名不知君何派也君里居不可知据碑云辟滕王府司馬公志性林泉固辭不受是不就辟而索居也皇帝駕幸并州策驪迎曰是從家居迎蹕於并州也則君之所居在河東矣据立碑之所在今汾州府汾陽縣北七十里郭社村村曰郭社或卽以君姓得名或君有後裔世居於此村矣今之汾陽縣在唐爲隰城縣今之汾州府在隋爲西河郡唐武德元年改曰浩州卽碑所云危口孤立是曰浩州武德三年復曰汾州屬河東郡山西通志汾陽縣北四十里有謁泉山山上有隱泉水經注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水水出謁泉山之上頂俗云暘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頂上平地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刹泉發於兩寺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据碑云窆於隱泉之原則墓在今之汾陽其居亦當在汾陽矣碑云斬老生摧霍邑是一事在大業十三年七月高祖初建義旗時絳州逆命乃八月事武周作梗指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事建德亂階指武德四年竇建德援王世充事新唐書太宗紀武德三年四月擊敗宋金剛於栢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於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

日行至涪州乃得食碑所云危口孤立是曰涪州卽指此碑云貞觀三年頡利擾亂邊垂太宗命英公薄代頡利卽突厥頡利可汗英公卽英國公李世勣太宗紀三年十一月庚申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任城郡王道宗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幽州都督衛孝節爲恒安道行軍總管營州都督薛萬淑爲暢武道行軍總管以伐突厥卽此事也碑云七年辟公滕王府司馬新書高祖諸子列傳鄭惠王元懿始王滕貞觀中徙王鄭此與滕王元嬰別元嬰乃貞觀十三年所封不在七年也太宗遺詔乃

二十三年事皇帝幸并州乃永徽五年正月事高宗紀二月赦并州及所過州縣義旗初嘗任五品以上葬并州者祭之加佐命功臣食別封者子孫二階大將軍府僚佐存者一階高宗之加恩於義旗功臣爲已厚也此時策駟遠迎宜在進階之列而碑泐矣十一月丁巳朔碑不書朔字省文也夫人王氏碑云派流并部是太原王氏矣又云痛長城之未別淚染湘川悲隴水之分流更成嗚咽詳玩文義是夫人尙在也而得列於文內是此碑初見子宏道並在親衛上闕五字下有兩驥雙珠之語是二子也碑之可攷者如此惜無史傳可互證也

碑書搯腕同扼腕卽史記封禪書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是也咀囓六經囓字右旁从舜字書無囓字此疑是囓字之訛囓篆作囓右文與囓相似元應在篆法辨訣所謂華葉棄乘頭並異舜爵愛受首俱奇者是也起義元從斑當作班字班可通作斑此則以斑爲班也

資敬堂詩合鈔序

彭湘懷

汾陽田文湖先生以西曹出典劇郡參楚藩主薩政風雅之聲久與慈惠之聲竝著而予以部下士得蒙獎借命授經於其嗣君道耕公餘多暇互相唱酬時宋曉峯督學李漪亭觀察見而悅之愆懇開雕先生感然曰吾

斯固未能信卽自信而家孟以戶部郎旋里後屏棄時趨力追古始今其遺編尙未刻而以弟先兄可乎謝弗敢歲庚午先生捐館官私叢集紛若蝟毛道耕以其間泣請曰府君詩一散於京邸再散於滇南茲所存皆莘手抄其所以有待者緣未得先伯父詩耳今已自浚馳寄卷帙相當擬爲合集師若點次行之則莘兄弟感且不朽予時以先生故方抱人琴之痛聞之欣然急挑鐙取讀之扶輪集重規疊矩富豔難踪謚彜集古格新裁町畦自遠遂第其先後付梓人旣竣事例有弁言夫予言曾何足爲兩先生重哉特以兩先生友于誼篤平居

分以形不分以氣卽一鑄梨也弟尙不敢先其兄此其志行實關乎生人倫紀之大予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爲人弟者而道耕能於哀毀之餘亟成先志是豈徒以風雅世其家者與

梅軒詩鈔序

沈德潛

唐初杜審言自高其才欲令屈宋作衙官雖屬詩人狂言然其志旣高其詩自可傳也魏子梅軒負清俊才艱於遇合廁身在衙官之列而追逐前人乃在屈宋生平好遊歷由晉入秦由秦入蜀由蜀入燕經齊魯而南觀瀛海抵吳淞所過名山大川各有題詠與地之名流互

結縞帶交倡和爲樂其詩不矜詭竒不尙餽飭而激昂慷慨溫厚纏綿兼而有之上可以希風審言遠得乎屈宋之流風餘韻也或者謂詩人必身爲達官珥筆殿廷作爲雅頌以道揚功德如張燕公蘇許公權文公斯可以傳世行遠否則歌吟嘯呼啗鳴窸窣祇若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信斯言也母乃陋甚唐之崔斯立縣佐也而以哦松傳孟東野漂陽尉也與韓文公並傳明代蔡九遠羽孔目也文衡山徵明待詔也葛震甫一龍經歷也今其詩具在操選政者孰能遺棄使其不傳然則人特患詩之不工不患詩之不傳也又

玉寵雅宜以貢士終其兄弟爲都御史弟之名轉高於兄今梅軒令弟衡如已成進士梅軒益加奮勉焉自不使雅宜獨擅其名已乾隆丁亥仲秋

客蘭齋詩草序

賈健

詩以道性情憂樂具焉余獨謂樂多於憂樂固以詩鳴其快憂亦以詩解其鬱化困而爲亨者莫詩若也余幸生太平之世讀書譚道一樂也少忝甲科出仕名邦二樂也四十歸田傳經課子三樂也山水適性花鳥怡情四樂也子孫繞膝門人著錄者數百人五樂也年將望八身無疾病六樂也終身題咏陶寫性真七樂也凡此

七樂悉歸於詩詩之境樂境也安往而不樂乎或曰子少不更事兩載罷官幾罹不測中年遂初家無僮石老客綿上授徒自給雖喜吟哦亦強自排解耳安見爲真樂耶余曰不然余性如野馬每苦羈勒早夜思罷卒掛彈章如釋重負有何不樂偶爾獲譴自反無愧壯歲拂衣優游自適有何不樂以硯爲田以筆爲耒故紙堆中生活乃貧士之常有何不樂始而琴堂終而絳帳興之所寄大抵堯夫之安樂吟也故曰化困爲亨者莫詩若也生平之詩不計工拙亦空諸依傍有興卽吟吟成輒書共得二千餘首友人楊學博珏評選千首編爲定本

亦足歌咏昇平以樂餘年矣時乾隆壬辰九月

開修黃蘆嶺車路紀德政碑記

曹學閔

地方大吏有所興作人勉而從之不如人樂而趨之也
人樂而趨之不如人欲爲之不得幸地方大吏爲之而
乃得慰所願也假公濟私勉而從矣依附名義作新觀
聽樂而趨矣至若念切民依不憚險阻慎謀以成澤被
奕禩斯真欲爲不得而深慰所願者矣長民者慎所興
作指意所在人所望爲祈嚮者也豈不洵與吾汾披山
帶河肘掖秦晉所隸一州七縣生齒殷繁土狹不足食
土之人而求宜州界連西陲北達邊外歸綏諸路商賈

遠貿粟麥泛皮船隨黃流南下聚于州西磧口一府之
民仰利賴焉而東至太原南抵平陽州縣凡二十餘亦
視汾爲橐鑰蓋所繫非特一方生計矣然由州抵府有
黃蘆嶺橫亘其間挽運維艱傀儡囊用羸背犂馱槎
枒從羊腸小道中盤旋而出譬若壺腹便便而壅口瀉
涓滴水則渴者無津潤也錢塘雷使君來守是邦詢其
端末慨然思有以作之相度經營意構心畫遲之又久
乃見設施然未嘗自用也檄冀村柳林二巡檢官測量
功所興止及故轍可復新路當闢至于役夫多寡廩給
盈縮要領得矣猶不自爲功也乃檄知未宜州方公知

汾陽縣蔡公以所部丁壯次第鳩工始于己亥季春訖于仲夏黎民歡趨不日成功而州治至磧口百有餘里崎嶇猶有所阻有州生員陳秉謙感使君意矜奮自任專力開通自夏初以至冬杪竟成其志由是汾陽未窳二百里間輓粟飛芻輪蹄轉運亞于舟楫而平陽太原諸府向之困于居竒阻于貿化而無如何者至是皆頌使君之德謂若啟大樽而酌人于江湖也吾郡人士宦京師者以謂汾之人朝夕圖維而不能得者使君謀之不啻身家焉屬余撰文以誌余惟使君之治吾汾也若繕學宮疏水利戢奸慝安善良閭里不擾而下情得以上達斯吾汾之福也韓文公曰閭閻小民能自達於州縣長吏者鮮矣况能自達於太守乎使君爲是鉅功而財費所資無錙銖累及閭里則其所以慎興作而爲一方之所嚮者政由是通人由是和於斯可槩見矣後之人繼使君而爲政者因其成法以爲張弛不爲暴流枯橫之所間塞則奕禩蒙其澤甘棠之蔭曾何以喻之使君姓雷氏名汪度字蓮客祖籍四川浙江錢塘縣人庚辰孝廉例得備書以誌輿頌云

西軒義學碑記 曹學閔

西軒義學者邑人魏西銘闢荒興廢百度經營歷久而

後成者也先是府學西街有增福祠祠右有廢址半畝許地僻而蕪居民燒石炭棄灰成阜塉土赭磔高出民居纍然不可治君熟視之慨然曰是不可以廢址棄之也於是糾衆醵金猶不敷用兼權子母需以歲月既稍贍乃募人剷去頑土車運犂馱與呼填道滓穢盡去突者爲窪去故納新削爲平地燒埴斬株結構詹詹榜題燦然曰西軒義學云是役也募金於乾隆六年辛酉集工於二十七年壬午正北講堂四楹左右學舍八楹西北隅爲竈前出爲門東西廣四十五尺南北長一百三十七尺繚以周垣截然正方不均不突計用七白金有

奇而魏君獨任居六之一師儒薪水之資蓋尙有待焉是可謂有志竟成也已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成就人才卓然使有所用也學者知廢址之拉攢瓦礫哀然成阜不崇朝而可以華構也其於致思不遠矣辛卯冬魏君寄書京師索余爲記余嘉魏君之意惜其成之難繼以老且病焉後有志魏君之志者當思所以經理其緒餘庶使學者之有所興起也乾隆三十六年十月

汾陽曹氏族譜序

翁方綱

家之有譜一家之史也所以傳信所以教孝所以睦族也睦族故系次必詳焉教孝故叙述如生焉傳信故詳

其所知而略其所不知會此義而泛言譜者皆侈辭矣
汾陽曹宗丞慕堂先生律身以道治家以禮訓子孫以
義方因以家譜之修勗其嗣君受之兄弟於是就祖墓
之可考者自九世以來本支世系釐然備具今追其諸
郎且十世十一世矣附以碑志家傳於後其未居汾陽
以前則姑闕焉蓋詳其所不得不詳以示子孫而闕其
所不可知以示敬慎吾見曹氏後人展此編而肫然興
起者踵相接也益以見 宗丞公之詒澤深長而受之
兄弟所以承先而翼後者不啻與合族精神日相對几
席間也故書之以爲序嘉慶丁巳三月

